

年

卷

期

2

1-6

第

第

發行所：資聲月刊社
發行人：楊宙康

資聲

社址：邵陽國立
第十一中學

第 二 卷 第 一 期 二 合 刊

革命人生觀導論

我國戰時公債政策的檢討

總理的偉大精神與人格

倭國國家主義教育之初期(續)

文

小說

紅鼻子(續)

鄧家橋上

怨

湯七爺

掠影浮光

寄夫厂

你莫笑我醉了

除夕

寄江舉節

寄鍾楚生

文化軌跡的前進與中印反侵略同盟

聲韻學，韻書之今古觀

論滑翔運動

論如何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

論武備與民族精神

國十一中素描

戰地來訊

學校簡訊

趙作賓

蔡次薛

高爵五

張秀勤譯

甘清波

趙珍琦

張維君

幼專

侯恨生

彭舜

鑑清

雲甲

湘蘊

王鑑清

侯恨生

長鳴

馮雪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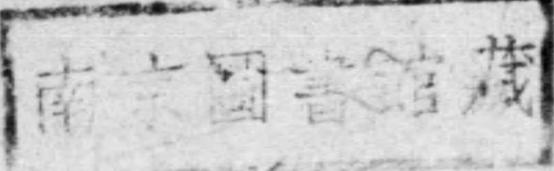
陳錫禹

紫熙

編者

國 立 第 十 一 中 學 資 聲 月 刊 社 編 印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出 版



部 織 組 央 中

作 工 教 社 校 本 獎 電

國 立 第 十 一 中 學 惠 鑒 ， 貴 校
 努 力 推 行 社 教 ， 喚 起 民 衆 服
 務 社 會 ， 樹 黨 化 教 育 之 楷 模
 ， 殊 深 佩 慰 ， 特 贈 本 部 現 存
 組 訓 叢 書 十 九 種 各 一 冊 ， 聊
 表 賀 忱 ， 中 央 組 織 部 齊 印 。

學對簡用

發行所：新華書店

革命人坐勝籌備

獻詩寶

革命人生觀導論

趙作賓

人生觀大概每人都有（不管覺悟的與非覺悟的），較正確的人生觀則不一定每人都有，而革命的人生觀更不消說了。汪精衛周佛海等輩之所以如此喪心病狂；沒有革命的人生觀，恐怕是個很重要的因素吧！所以，每個時代青年，我們認為必須建立一個正確的革命的人生觀才是，這寫文字，想從革命、人、人生、人生觀討論起，進而批判幾種變態的人生觀，再展開革命人生觀的闡述。作者淺學，闡發無多，尚請高明進而教之！

請先從革命說起

「革命」二字，我以為有消極的與積極的兩種意思，消極的是一種進化和改良，積極的是一種質的飛躍（或稱連續性的中斷）和突變。古今學者和革命家的詮釋，各有不同。如馬克思依據唯物史觀，認革命是起於兩個階級的互相拮抗所生的階級鬥爭，移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為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謂之革命；我國朱謙之教授以為革命是心的要求，只因心的要求無已，所以革命無異；革命無已，所以趨向於光明的真善美。本來，革命的現象，非常廣泛，舉凡自然界一切動物靜物的變異，均可目為革命（廣義的）。但我們所討論的革命，是專指人類社會中狹義的革命；狹義的革命，種類亦至為繁多，然大別言之，不外種族革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民權革命），與社會革命（民生革命或經濟革命）三者。我國對「革命」二字，古籍早有記載：如易經所謂：「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與湯盤銘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詩經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等，也正是一種革命的意義。西洋對革命二字，最初在拉丁文為（Seditis），至於 Revolutio 一字在謝普洛（Cleero）時代

，謂之循環動作，與 Conventio 的意義略同，後來變為現在英文的 Revolution 一字的配合，便含有再轉變再進化的意義，單是 Revolution 只是轉變進化，屬於自然，又叫天演。革命是 Revolution 是再進化，屬於人為，是「人定勝天」。總之，革命之理論，首先建基於宇宙進化之上，後言之，便是人類一種向上的，創造的，進步的，奮鬥的求生行爲，也即是用人類的努力來促進宇宙人生不斷進化的道理。所以革命的特徵是有破壞，有建設，實施時又堅苦困難，故要求犧牲奮鬥，一以貫之！

什麼是人

俗語說：「人難做」，再顛倒取義，就是「難做人，做人難」，但結果都是「難，人做」。因為，一個人除了突然自殺以外，他還是天天在做，可是，雖然天天在做，不知道人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的，倒也不在少數，好像空氣是人類生活的要素，時時需要它，而不為一般人感覺一樣。關於「人」是什麼，討論的人確實很多：有的說「人即是人」；有的說「人者，圓顛方趾橫目容心之動物也」；也有說「人是祇剩了兩隻腳，却空出兩隻手，站起來行動的動物」；梁任公則認人是有「人格」的；而孟老夫子對人與獸的差別沒有弄清楚，所以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上面的種種說法，不是不着邊際，就是所見無多。我們認為下面幾種意見比較有理，茲分舉如下：

A 美國大科學家佛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說：「人是能製造工具的動物。」

B 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說：「人是政治的動物」。

C 社會主義者恩格爾斯（Engels）說：「人是創造歷史的主宰」。

D 近代社會科學家則認為「人是社會的動物」(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與我國古時韓愈以「人為萬物之靈」(此說 國父在軍人精神教育中曾略予認可) 等看法，可以作為綜合的理解。如要分析研究，便包含有上述 A B C D 四種意義，蓋就經濟學層面，祇有人類製造工具運用工具，去改造自然獲得生活資料，以延緩繁榮其生命；就政治學層面，人類自有團體和組織，便有了政治關係，因無日不在政治國內活動着；就歷史學而言，創造歷史的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子由自身，團體實質是人類自己，離開了人類，便沒有了歷史的概念；就社會學而言，人固為動物之一種，即某些構造亦即與若干動物無大差異，但人之所以能與自然界不聽聽的動物區別開來，就是「社會的概念」乃是屬於人類的，因之人便是社會的動物。我們從上面分析和綜合兩方面去求得了「人」的意義。

人生是什麼

「人生是謎」，這個謎由來已久，到最近纔算猜透。人類對於人生發生驚訝或疑懼，這是二千年以前就有的現象，在西洋蘇格拉底常到公共市場，見人便問人生的意義，某次他遇見一個訴訟者，他便問為什麼要訴訟，那人說是為公理；他再問什麼叫公理，那人便瞠目不能答。又某次，有人告他的父親不肖國教，他便問什麼叫國教。諸如此類，不肖的問人生發生疑問，他以為未嘗考察過的人生，是不值得生活的。在印度薄迦牟尼做太子的時候，第一次出遊，見農人赤體辛勤，被日炙背，塵土塗身，喘喘汗流，又見牛馬辛勤，時時操犁，犁鏟研頰，被日炙動，血出下流，傷破皮肉，便心動情搖，不能自己。後來第二又在東門遇見老人，第三次在南門遇見病人，第四次在西門遇見死人，益發感傷不已。因為見農生的生活都是無常，便不能不對人生發生疑懼。在中國孔子於人生總算於或能達觀時，但其妻死後，尚且說：「是其始生也，我獨何能無悲哉！」

但要討論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人生的現實)及人類行為的標準(人生的理想)，是屬於人生哲學研究底範圍，這裏不能詳述。我們所要探究的人生是什麼，在各家看法亦各不同：柏樂觀論者認為人生是一幕喜劇，芸芸眾生就是這幕喜劇中的演員；柏樂觀論者則以為人生乃是一幕悲劇的演出，如莎士比亞著名的「哈門雷特」、「奧賽羅」、「馬克白」、「李爾王」四大悲劇；俄國安特烈夫(Antoleff)在新著人的一一生中便完全否定了人生意義，他說：「人生本來沒有意義的，因為他的前途，便是墳墓。」又說：「就字面中聽，每一秒鐘有一個星球要滅滅，人生又算得什麼？」此外如英國藝術的社會思想家莫里斯(Morris)則認人生是一個勞苦，無美術的勞動是野蠻；德國倭伊德(Robert Eucken)在所著人

生之意義與價值中亦說：「人生不是單純的遊戲，而需要勞動與工作，捨棄與犧牲」；法國羅曼羅蘭在所著 Jean Christophe 中則主張「奮鬥的人生」，謂人生即是戰場，是永久不斷的戰場。至於一般渾渾噩噩的「葛天氏之民」，對人生是什麼的答案，不外是穿衣、吃飯、拉屎與養小孩，或者只認爲「C. O. U. B. O. U. E」而已。

從上述列舉中，我們知道了古今人們對人生的意義，有的是誇異與疑懼，有的則說明了人生意義的一部，有的則根本未曾瞭解。我以為真正能說明「人生的本意與價值及行為底標準」的，就是繼承 國父遺志的，總裁蔣先生。他曾說：「我們人生於世，所為之事雖多，但包括起來，却只「生活」與「生命」四個字，每天要做事情，即是為要生活；自生至死，所活動的就是生命，一個人作事和行止舉動，就是生活；從生到死所活動的人生，或死後還可繼續下去的精神，就是生命。一個人一生所為，就是生活與生命的全部活動，我們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續之生命」。在行的道理一書中也指示我們說：「行的哲學為唯一的人生哲學。行就是人生。……人之生也為行而生，我們亦要為「生」而行。行的目的！在增進人類生活」

，我們可以行積極的建設，由後者的暗示，我們可以盡消極的責任。既能察覺到美善的領域與努力的價值，自然打得起實現的決心，體既認社會罪惡的存在，自然不會亦不願被社會罪惡所征服。所謂要認得清現在知覺到的黑暗，才造得出將來光明的前途，要有正視過去現在一切缺憾的精神，才敢得起腳踏實地努力創進的勇氣。離却人的努力活動，絕不會產生什麼善果，沒有勇氣和能力而努力活動的人，更何從達成理想的世界。所以，我們必須糾正一切偏頗與脫出調和的窠臼而統一起來，本着厭世觀進入個人的苦心，抱樂觀最高至善的希望，以淑世觀之永久努力為本務，以確定進化的人生觀——革命的人生觀。

革命的人生觀

革命是一種非常的事業，革命事業是徒艱難困苦中奮鬥創造出來的。如果沒有百折不回的精神，九死不悔的信仰，決不易貫徹完成其革命的使命。一個革命戰士，在工作歷程中，處處要遭遇困難，隨時要受到反動勢力的襲擊，要貫徹革命使命，必須先確立革命的人生觀，才能對革命主義，革命集團堅確信仰，始終不渝，勇往直前以達成任務。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輓和軌是牽行大車小車的東西，猶之革命戰士，必須革命人生觀作革命實踐的指引一樣。

革命的人生觀，目的在認識人生之真諦。就羣已關係而言，即總裁所說的：「人生的意義，就是生活與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這幾句話，我們知道，生活是空間的擴大，關係是拓的，社會的生命是時間的延長關係，是誰的歷史的。生活的目的，並非單在求個人之溫飽，人生於世，食衣住行等必要的生活資料固不可少；但個人的生活，無非是整個人類社會生活最小的一個單位，決不可能脫離整個人類社會的生活而獨立存在，祇

有在人類全體生活增進的條件下，個人的生活才有保障，才能增進，祇有勞增力進人類全體的生活，才是個人最高尚的生活，所以說「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的全體的生活」。其次我們生活的意義，決不是求個人生命的存在，個人生命，在悠久無窮的時間中，不過像電光的一閃，在廣大遼闊的空間裏，又如滄海的一粟，所以求個人極渺小而短促的生命，和整個宇宙偉大悠遠的生命相比，真是微乎其微！即與一個國家民族相擬，亦復如此。但我們是否因此而觀而消極，便不去追求人生的評價呢？不是的；因為個人與宇宙的關係而言：「個人在宇宙中所佔的空間和時間雖極為渺小和短促，然而要知無窮的空間，却是我們的舞台，無限長的時間，却是我們的旅程，宇宙萬物是為我們而生，待我們而用，故我們即是宇宙的主宰，我們征服自然，利用萬物，來增益人類的生活」。其次，個人的生命，窮本溯流，是整個國家民族生命延續的一份，同時推演下去，又是整個國家民族生命繼續開展的一點。只有發軔個人「小我」的生命，來充實整個國家民族「大我」的生命。就現在說，要我們五千年祖宗遺留下來的民族光榮歷史，得以繼續保持；我們子孫未來的光榮歷史，得藉以不斷的發展，這才是我們個人生命的真正意義，所以說「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質言之，革命的人生觀，他認為：（一）人生是有其最高與至善的意義與目的，不應不斷的追求新的境界；（二）人生為集體的一份子，應以集體的觀點來踐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原則；（三）人生是創造歷史的，而人力可以推動歷史前進，故應自強不息，力行不懈；（四）人生的歷程，實為奮鬥的歷程，故應面對着現實生活，積極進取而毫不閃躲退縮；（五）人生是以服務為目的，而不以爭取為目的。歸結起來，所謂革命的人生觀，是一種閃爍創造的、向上的、集體的、利他的、進取的、奮鬥的、服務的大道上奔馳的人生態度。

我國戰時公債政策的檢討

蔡次薛

一、公債的性質

一國在平時的經常收入不能仰賴於公債，因為公債的募集必出於國家的收支不能適合時一種暫時彌補的方法，在戰爭時期，國家為籌備戰費及其他嚴重意外的需要，必賴舉債之法以資應付；是以公債的徵募，無論在平時或戰時，均不能恃之為供給的財源，只可用之以彌補經常收入之不足；因此公債的募集亦有其一定的限度，即國家稅收愈大者，其舉債能力也愈大，租稅權的行使愈困難者，其舉債能力也愈薄弱。

二、公債在戰費上的地位

當一國作戰時，其籌集戰費的方法甚多，如動用備戰儲金、增稅、募債、通貨膨脹、愛國捐、獎勵儲蓄等，其中最主要的方法，不外增稅、募債及通貨膨脹三種，而通貨膨脹一法，又為各國所不敢嘗試，此為德國在第一次歐戰損失以後，所給予我們的教訓，如德國在歐戰未爆發前，金馬克與紙馬克的價值相等，一九一九年，每一金馬克合紙幣五馬克，一九二二年每一金馬克合紙幣一千八百零六馬克，一九二三年十月間，每一金馬克合紙幣六十億馬克，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間，每一金馬克竟合紙幣一萬億馬克之多，於是德國紙幣發行的數量須以天文學上的數字來計算，真一發而不可收拾，於是宣告全國經濟破產，始創設列登銀行 (Rentenscheck) 發行列登馬克，以資救濟，此項列登馬克係以不動產為担保所發行之證券為準備而發行的，其價值當較一般不兌現的紙幣為可靠，但列登銀行紙幣，完全建築在列登證券之上，列登證券的價值下落，列登馬克勢必隨之下落，故於一九二四年八月另頒新中央銀行法規與新貨幣法規，努力恢復金本位制，發行國家馬克以代列登馬克，於是德國幣制始漸入安定之途；因此世界各國在交戰時每以德國為前車之鑑，不敢濫發紙幣。

至於增稅與募債二法，就成為各國籌集戰費最良好的方法，但增稅與募債亦各有優劣，不能一概而論，就增稅的優點來說，一、增稅可免

通貨膨脹及信用膨脹之弊，二、增稅是按照人民的納稅能力為標準，可使負擔公平，三、增稅可以減少人民戰時消費，增加生產，合乎戰時物資供給的原則，四、在戰爭時期人民愛國心切，即使增稅，亦不感覺痛苦，五、利用加稅，使易取物資及勞力，以充戰費消耗的貨幣額。增稅既有以上許多優點，故各國籌集戰費，當然不能忽視增稅這一方法，但增稅又非籌集戰費的唯一方法，因其尚有若干缺點，即戰費有緊急需要與大量需要的二特點，而增稅一事，既有緩不濟急之苦，又復不能應大量的需要；同時加稅又有一定的限制，如稅過多，容易引起人民的反感。

但是公債的募集，雖然也有牠的缺點，例如公債如完全由銀行承銷，容易引起通貨膨脹的危險，因為銀行可以把公債來作為紙幣發行的證券準備；如不由銀行承銷，則一般較有錢的人，並不願意購買公債，結果，只增加了平民的負擔；公債如果謹慎發行，或者發行的方法得其當，那麼公債的缺點不會顯現，而所表現的都是公債的優點了，茲列舉於後：

1. 公債是利用人民餘資或社會游資來消納，當然不致妨礙產業資本的發展；
2. 公債募集迅速且可適應政府大量的需要；
3. 公債雖係增加未來人民負擔，然戰爭與未來人民也有關係，所以公債的募集不致使未來的人民抱怨。

綜以上各點看來，增稅和募債各有優劣，當然要取長補短，互為利用，才能發生它們的好處；所以最理想的籌集戰費的方法，就是增稅和募債兩者並用；在第一次歐戰時，美國財長麥克朵 (McAdoo) 倡五十五理論 (The theory of fifty on fifty)，想以稅收公債各半的收入，來應付戰費；但是結果呢，不但美國，即各交戰國都是以募債佔了戰費的第一把交椅，如英國公債佔戰費百分之七十強，美國公債佔戰費百分之六十八，法國百分之八十八，意國百分之七十二弱，德國百分之八十九；從這一點看起來，各國戰費的主要來源還是募債發行公債，次才是稅收

總理的偉大精神與人格

——為總理逝世第十七周年紀念而作——

一、革命的抱負與決心

與決心。

總理幼時，其思想即迥異流俗，超然其革政之想。當他在故鄉翠亭

村裏讀書的時候，「聞鄉人談洪楊故事，潛抱革命大志，輒以洪秀全第二自命。——見孫先生年譜。復賞一勸阻其母為姊擬足，訊斥崇拜偶像及蓄婢娶妾等惡俗，又會挺身抗爭，而斥清吏，其不畏強禦，改革社會之心，自誓齡已然矣。——見林百克所著孫逸仙傳記：十八歲時，自反威夷返國，「當船抵於山時，關吏檢行李四次之多，先生起與抗辨不得直，乃對乘客演說，力陳中國政治改造之必要，至金星港時方止。改革之志，至是益堅。」「先生回里後，目睹政治腐敗，國勢危殆，乃開始實行革命工作，努力宣傳，對於清廷及官吏，大肆抨擊，於鄉政如教育，防盜，街燈，清道，防病，皆多所規劃。又欲破除鄉民之迷信，嘗毀壞村廟中之北帝偶像，為鄉人所不容。」「先生知欲實行革命，必須憑藉一種職業，而行密實最利於革命之宣傳，故於是年入廣州之博濟醫學堂。」「先生在博濟一年，以香港雅麗氏醫院附設之醫學校功課較優，且他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乃轉學該校。」「先生在校五年，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先生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覓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以上俱見孫先生年譜。總理奔走革命的結果，鑒於革命的力量，必須建築在健全的革命黨上面，於是開始正式組黨，由興中會而同盟會，而國民黨，而中華革命黨，以至中國國民黨，終身致力革命，任何艱難困苦，俱不足以搖撼其心志，由此可見其革命的抱負

二、堅忍奮鬥的精神

1. 宣傳時期的困難——總理隻身倡導革命，欲藉以振啓人心，推行主義，惟當時民族意識的消沉，滿清百端的箝制，其處境之困難，不言而喻。「時同而和之者，在香港祇有陳少白，尤少統，楊鶴齡三人，共他交遊，不以爲大道不道而避之，則以中風病狂相視。」「時中日戰爭正劇，先生以爲時機可乘，乃過赴檀島美洲，欲糾合華僑以爲贊助，抵檀島後，日以返清復漢事商諸舊日親友；創立興中會，以驅除鞑虜，恢復華夏爲宗旨，並發表宣言，以資號召，於是時華僑風氣尙極閉塞，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程蔚南、宋居仁、何寬等數十人耳。」「先生繼憤赴美，在舊金山登陸，橫過美洲大陸，至大西洋之紐約市，沿途所過多處，或留數日，或十數日，所至皆向華僑痛言革命救國之真理，欲其熱心贊助，合力救亡，無如美洲華僑風氣之蔽塞，較檀島爲尤甚，誨者諄諄，聽者藐藐；其歡迎革命主義者，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其餘則以先生爲謀反大道，視同蛇蝎，肯與往還者，僅耶教徒數人耳。」「及總理重返日本，從事實際運動，「日與同志往來橫濱神戶間，鼓吹革命，然華僑風氣鋼塞，與他處無異，慕義來歸者，不過百數十人，尙不逮百分之一也。」「以上俱見孫先生年譜。由此可知當時海內外風氣的蔽塞，倡導革命的困難。

2. 十次革命的失敗——總理自乙未年（光緒二十一年）正式組織興中會之後，便開始實際革命行動，或躬冒鋒鏑，或發縱指揮，雖經十次的失敗，未嘗稍餒其氣。第一次進攻廣州之役，未及期而事洩，粵吏懸千

金緝之，十餘日後，乃得間遁脫回渡日，旋復斷髮改裝，遠遊美洲，爲捲土重來之計。第二次惠州之役，發難之責，委諸鄭士良，總理則回日本，轉度台灣，擬俟義師到達相當地點時，由台設法內渡，不圖惠州發動旬日，而日本政府突然改組，禁止台灣總督與中國革命黨接洽，並禁武器出口及日本軍官投效革命軍，總理潛渡之計劃，乃完全失敗。第三次汕頭潮城之役，第四次惠州七女湖之役，總理偕胡漢民等赴安南，設機關於河內，直接指揮，卒告失敗。第五次欽廉之役，亦以軍械不繼失敗。第六次鎮南關之役，總理親率黃興胡漢民等前往指揮，連戰七晝夜，敵兵死數百人，終以軍火不繼退入安南，總理亦被迫出境。

第七次欽廉上思之役，總理一面令黃興籌備再入欽廉，以圖集合該地同志；一面令黃明堂窺取河口，進取雲南，以爲根據地。黃興率同志二百餘人橫行於欽廉上思一帶，大小數十戰，前後四十餘日，所向無前，清兵聞而生畏，後卒以彈盡糧絕退出。第八次河口之役，黃明堂聯絡清兵爲內應，率同志百餘人襲河口，誅邊防督辦王玉蔭，又佔領南溪及四砲台，收降卒五千，時總理遠阻南洋，又不能再過法境，乃電令黃興前往指揮。然以孤立無援，清兵四集，河口卒以不守。總理自連遭數次失敗之後，安南日本香港等地與中國密通者，皆不能自由居處，失却對中國活動之根據地，乃以國內一切計劃委諸黃興胡漢民，而已則再遊歐美，專任籌款之責。第九次燕塘之役，是役也，損失之鉅，死難之慘，爲革命以來最大之流血，時新敗之餘，精銳已喪，根據盡失。且亡命同志日多，衣食不給，意氣沮喪，相對喑噓。總理乃慰以溫語，鼓其勇氣，並力任籌款，以圖再舉。總理原擬遍遊南洋，籌集鉅款，但荷屬既不許往，英屬及暹羅安南亦先後被逐，東亞大陸之廣，南洋島嶼之多，竟無一寸立足之地，乃決意再遊歐美，其處境之苦，可以概見。第十次黃花岡之役，是役也，集各省革命之精英，與清廷爲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死事之烈，震動全球。因此革命思潮，深入人心，不數日而有十月十日武漢之義舉，登時一呼，全國景從。總理二十餘年不惜犧牲所企求的種族革命，得以實現。

3. 倫敦被難——丙申（光緒二十二年）總理離美赴英，及抵倫敦，賃居於康羅亞君鄰近之葛蘭旅舍，晨夕過從，借讀其藏書，以鼓吹革命，大觸清廷之忌，十月十一日，遂被英清公使觀照發設計訪捕。總理被禁後，百計送信康君及與外間通消息，俱爲使館搜去，時清公使已得清廷許可出資七千鎊租定輪船囚解歸國。總理束手無策，惟有坐以待斃而已。卒以總理之誠篤，感動英侯柯爾，爲達信於康君，康既得書，即投函泰晤士報揭其事，又訴之英外交部請其干涉中國使館誘捕之辜，遂大爲輿論界所譁議，且倫敦市民日圍使館而噪，使館不得已，始恢復其自由，禮送出館——參看孫先生年譜。

4. 廣州蒙難——民國十一年北伐軍進至吉安，陳炯明梟獍性成，甘心叛逆，竟於六月十六日稱兵倡亂，圍攻總統府，遂使北伐進行，中途挫跌。事變之先夜，某軍官電請總理離府，秘書林直勉，參軍林樹勳亦入府報告。總理以爲謠言，不之信，謂「敵存縱惡劣，當不至此。若出此拙計，以兵相加，則其罪等於逆倫反常，叛徒賊子，人得而誅之，矧身當共衝，若不重職守，屈服暴力，污辱民國，厚負人民，……」一力不如志，惟有一死殉國，決不放棄職守，輕離公府。及叛軍合圍，總理始知叛軍中腹險如夷，從容登艦，討論應變戡亂之計。此種精神與定力，豈常人所能做到。參看孫先生年譜及蔣介石紀錄之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

三、天下爲公的精神——總理平生最喜言「天下爲公」四字，此四字惟總理足以當之。總理一生純爲推行主義，造福人羣而革命，毫無半點私意摻雜其間，故其辭受進退之間，無不光明磊落，大義凜然。當其立志革命之時，早置生死存敗於度外，初料不其革命能及身而後也。及辛亥革命告成，總理當選爲臨時大總統，就職之後，即着手組織內閣，創設立法機關，編訂法典，頒布臨時軍律，限制招兵，餘如財政外交警務公債諸大端，無不積極進行，漸次就緒，及南北議和，清帝退位，便毅然引退，舉袁以自代，而已則屈居全國鐵路督辦之職，民六護法之役，國會非常會議議決在粵組織軍政府，舉總理爲大元帥。

總理憤於桂系之凶橫，乃於翌年五月向非常國會辭職，發表宣言，詳述護法經過及辭職始末。七月軍政府改組，總理被舉為總裁。八年，總理以南北和議代表各挾私圖，拂逆成意，乃於八月向軍政府辭職，命同志朱執信、廖仲愷、胡漢民等創辦建設雜誌，努力於建設之宣傳。民國十國會議員開非常會議議決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選舉總理為大總統，五月五日就職，發表對國內外宣言，以地方自治，和平統一，開放門戶，發展實業昭告中外。民十三，馮玉祥胡景翼等率師入京，推倒曹吳，並請總理北上解決時局。總理以曹吳既倒，欲以和平主張解決國事，乃發表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計民生問題，廢除不平等條約，毅然北上，詎知以所志不售，賢志以沒。

先生在下，苦讀寒窗。全是隨時隨地搜羅博採，好學深思的結果，吳稚暉稱爲兩脚書櫃的，等身著作，博博自博博，可惜他却被書作了主去，不會他作了書的主，博而不精，精又無用，總理於古今中外有用之書，可算無書不讀，什麼十三經，二十四史，什麼民約論，資本論，祇要有關政治道，有益民生國用的書，一有空隙，馬上把卷細玩，心誠領神就會。吳先生又在上邊述了一件有趣的事：「總理一九〇八年，四十三歲，又過英倫，要往美國，有位老同志湖北的曹亞伯先生，他揭度總理旅費不充足，就集了四十鎊錢，送到他的寓所。總理凡遇見各國說到中國的書，又凡遇最新講到各種主義的書，是借錢也要買的，明天總理就拿了四十鎊買了一大堆的書。曹先生見了，大爲吃驚！他告訴我，看他付房錢也恐怕付不出了，爲什麼買這許多書？我笑道：你這能付什麼呢？他帶有箱子四隻，都是書，還有一部局部的資治通鑑。這就好習慣，我們拿淺薄的見解代他顧慮，是不對的。從這些地點，就可以好習慣，總理的學問是怎樣得來的。

五、感化羣衆的力量。總理以誠篤的態度，負倡導革命，推行主義的責任，當倡行之初，人皆擬之如草寇，視之若蛇蝎，然一聆其言行，則又無不被其感化。茲摘舉史實，以資參證。「惠州失敗之後，先生由台灣回橫濱，努力於宣傳主義，籌募資金，以圖再舉。向之咒罵先生爲亂臣賊子者，至是不特無惡聲相加，轉爲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先生於此次抵橫，於宣傳主義外，會向華僑同志籌款，所發行之票額十元，由先生親筆署名，所至華僑無不踴躍購買。」「先生由檀赴美，保皇黨運動關吏，禁先生於木屋，不使登岸，先是舊金山致公堂首

領黃三德爲檀島致公堂電知先生來美，登船迎候，及知被黨所陷，乃以五千元保出，及登岸，大受澳門之歡迎，與丙申年迥異矣。」「同盟會成立後，知先生革命大業，及身可成，乃設國內支部於漢口上海香港重慶烟台，鼓吹革命，不期年而加盟者逾萬人，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以上俱見孫先生年譜。此外爲論致勝維時能感動英僕何爾，奔走革命時，能得日法朝野人士之助，尤爲難得，可見其情誠感人的力量。

六、寬恕的精神。總理一生待人最寬大，所謂「不念舊惡，怨是用希。」這兩句話，於總理才真正的體念得到。吳稚暉先生曾在總理行誼上面舉了兩件事情，我們可將他抄下來，以見總理寬恕的精神。「留在德國的陸軍學生有叫王科發的，加入與中會後，被滿州同學生湯鄉銘，他已加入會中，聽了王科發的話也很着急。其時總理住在巴黎一旅館中，湯鄉銘是常常去的。湯就出主意，候總理出外，就去看他，旅館的侍役，見是常來的客人，也就任他進房，他們二人，就將總理皮包割開來，把名冊取了出來，跑到中國公使館裏去見公使，那時的公使就是孫慕韓。他一則算很開通，其時張謇江，李石曾兩先生都是他的隨員。二則恐怕去報竊，又鬧出從前倫敦公使館的麻煩出來。當湯王二人來獻上名冊涕泣求救，孫忽大發雷霆對他們說道，趕快把名冊還他，否則我先撤掉你們官費，送你們回國。湯王出其不意，還是湯有主意，獨自一個，去向總理謝罪，割皮包却推到王科發身上。總理如若無事，說道，沒有緊要，接了他名冊，仍講幾句勉勵他革命的話，待之如初。到了辛亥革命成功，總理去到南京任大總統，湯仍換上去。總理就給他做海軍次長，使他有了一官一職，替袁世凱做湖南督都，仗功了湯屠戶。總理也未嘗不知道這種人是個壞蛋，然而他要想化鴉爲鳳凰，可恨敗類是不容易感格罷了。後來又遇到了陳炯明，竟凶性大發，幾乎取了他的性命！固然討伐是在國法，不可不行的，後來等陳失敗，要重收覆水，也不過要他寫悔過書就算了。可是陳到底頑強，不肯寫書，也就不會再有他的機會，但也任他優游鄉里，未嘗要迫逐他。」「此外革命之名向他騙錢的，不知有多少，他亦從不計較，由此可見其度量的宏大。

從以上列舉的史實，便可以看到總理的偉大精神與人格，今當總理逝世第十七周年紀念，又值我民族與強寇作殊死鬥爭，五年時侯，吾人緬懷總理創業之艱難，及惕厲當今民族存亡之憂，更應如何咬緊牙關，奮發，以誓總理未竟之業，而濟我大中華民族於平等幸福之林。

倭國國家主義教育之初期

(續)

張秀勤譯

三 中小學之初期

至此，本應敘述實用主義發達之情況，但於中小學之教育，須先加以考察。

初，文久二年（一八六二）六月，大原重德任欽差，入江戶城，促幕府之改革，幕府遂計劃各方面之改革，且一一實行之矣。在教育上，則於同年十一月始置學問所奉行（註一），管理昌平學校。而行種種新設施。文久三年二月五日，乃任命官員，從事小學校之建設，但因在多事之秋，未至實現。明治元年因鳥羽伏見之戰，幕府將軍德川慶喜，朝廷乃使之蛰居，以家邊襲其位，而封之於靜岡，同平十二月，德川氏於津津創設立兵學校，並設小學校附屬之，此即係繼承舊幕府之計劃也。於津小學校為兵學校之豫科，但又為一獨立之學校，可就此告一段落。據其規章：「童元七八歲時欲讀書習字者，可由其父向小學校主事請求，無父者，則兄或保護人或母親亦可。」士庶共許入學。此為明治朝最早之小學。三年七月，同津內各地，如靜岡津津田中小島掛川濱松新居橫濱相良中泉等皆以津津小學校為模範，而各設小學校矣。

津津小學校，為津內小學校之最古者。府縣內之小學校，須則以京都市內之小學校六十四校為最古。明治二年二月五日，政府曾發出「府縣施政順序」之法令，中有小學校設置之一項，其文如次：

專習書學誦讀算術，而請求書、書翰、記賬、會計等，其用亦不可闕，又須時以講演，使辨國體時勢，知忠孝之道，敦厚風俗。

其前半則表示實用主義，後半則表示溫和之「皇道」主義。先是，京都於元年七月定小學校區，以為經營小學校教育之自治單位。十月二十日，集各町年寄，「註二」論示關於小學校建營之事。二年二月二

十二日，本藩府縣施政順序，由京都府廳向辦官（註三）提出中學校小學校區區區區區，著于小學校之建設。五月二十一日，上京區第二十七小學校最先開設，此即今之柳池尋常小學校也。故依嶽新政府所發布之規則而開設者，以此為最古。其年內又開六十三小學校。時維新方成，諸事未盡，以一市而建設小學校六十四所，當非易事，即在鞏固下之東京府，亦始於明治三年僅有六校之設立。

據明治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之布告，特命東北之府縣速設小學校以推行教化。二月之「府縣施政順序中」，又重加布告之。其於東北地方獨重申命令者，想因此地方反抗政府之空氣最濃厚之故。故教育之方針，乃將「府縣施政順序」中溫和之「皇道」主義更加實用化現代化，而成為以國家為本位以政治為主體之教育。故可姑名之為國家主義。其文曰：

「庠序之教不備，政教難行，今諸道府縣皆設小學校，施布人民之教育，東北府縣，宜速設學校，貫徹御旨。

但學校之調查，可習用東京學校之人選以資商議。觀右項「但書」，則可知其為欲施行便於政府之教育計，遂下此露骨之命令。

此種國家主義之教育，在此版籍尚未奉還之時，「註四」自不通行，但次第發達，明治十九年以來，遂永為倭國教育之根本主義。爾後之國家主義教育，即萌芽於此矣。

二年七月，以大學為行政官廳，掌管轄小學校，既如前述。三年二月，改正大學規則，同時亦訂定中學小學之規則。政府之法令上，「中學」之名，即始於此。古來中華及東夷，皆無「中學」之名稱，且未嘗顯然有何種學校存在於大學與小學之間。此所謂中學即可目之為西洋之

中等學校。廣搜文獻，則德川幕府末期蘭學者「註五」之書中，或可見「中學」之名。但「中學」一語，似自明治二年時乃廣用之。二年二月，京都府向主管官提出中小學校建管旨趣書，即其一例。內田正雄譯和蘭學制，載有二年七月之序文，該書曾詳說「中學」之制度。同年九月，加藤有隣所撰之大小學校建議中，雖無中學校設立之建議，但亦說及四年已有「中學」之設立。

三年二月之中小學規則：「小學八歲入學，以十五歲畢業，中學十六歲入學，二十二歲卒業。」其後，選俊秀者，貢之大學，故不得任意志願之。中學之課程，即就前記大學之五科，（教法理醫文）教以較低之程度。小學之課程，則句讀。（讀而不講之意）習字、算術、語學、地理學之外，仍有所謂九科大意。但府縣藩之教育行政，與大學之中央教育行政，不十分連絡，大學本身，復無權威，故此等規則，終無異空文，政府亦未勉強施行之。

例如同年閏十月，京都建立中學時，倘遵從以上之規則，則須先使兒童入小學。但京都市從來入小學者，僅有平民，華族士族，並不入學，故特為華，士族先設中學校之附屬小學，而後再設中學校，即由此小學校昇入中學校，當時並非如今日之四民平等也。

東京府及靜岡藩以外，倘有其他府縣藩鎮之教育情況，茲概從省略。但大體皆劣於東京及京都，此不待言者也。但為中央政府之設施所刺激，各府縣藩之教育，自亦漸有進步。從來未設藩學之藩鎮，茲亦新設之矣。藩學三百所中，三十七所為明治元年以後所建設。

註一、奉行爲學問所之長官。

註二、街村之長，「町」，即「街」之意。

註三、司國務之高級官吏。

註四、藩鎮將政權付於天皇，謂之「版籍奉還」或「大政奉還」。

註五、和蘭（Dutch）國之學者，德川時代來倭國傳播西學之自然科學，倭人謂之蘭學。（本節終）

四 廢藩置縣與文部省之創設（註一）

廢藩置縣以前，一任藩鎮自治之學校制度及行政，至明治四年七月，乃全部由政府行之。七月十八日，又新置文部省，不復以大學爲教育之行政機關矣。江藤新平，爲文部大輔，（今之次長）大輔之上，初編所謂文部卿，（今之大臣）故江藤爲事實上之長官。同月二十八日，大木喬任爲支部卿，江藤於八月四日轉任上院副議長。江藤在職之時雖短，但爲人極精悍，作事甚多。大學既廢，故大學東校大學南校各削去大學二字。九月，文部省以學制須加改革，乃停辦東校與南校。翌月，又復興之。蓋以從來貢進之士，放蕩怠惰，故以廢止爲手段也。當時凡百設施，多朝令暮改，教育界亦然，此即爲其最明顯之例。

既廢藩置縣，則應頒布全國共通之制度矣，十一月二十五日，乃明瞭布告府縣之學校，一概由文部省管轄。據種種調查研究之所得，於明治五年六月，以「學制」之固有名稱，網羅一切學校之制度，作成新教育法令，經天皇裁可，八月三日發布之。

以前，大學本爲最高教育行政機關，故此時之文部省，不過爲大學之繼續。但自三年七月，廢除大學本校以來，大學僅以東校與南校而組成，且僅有洋學者爲教員。東校南校之洋學者，且多加入文部省服務，彼等欲將昌平學校、醫學校、開成所以來所研究之教育制度，頒布全國，雖其如何參照倭國之實情，加以修補，但根本仍爲西洋教育制度之模倣，其尊重實用主義，當亦易爲想像。明治十年，文部省刊行之日本教育史略，記三年七月廢止大學之情形曰：

「大學所建神教學及學則等，衆論不一，今因仍有更正學制之意，乃廢閉校之令，解散生徒。」

想此即係將實用主義之意味，婉曲記述者也。且所謂廢藩置縣者，乃將從來之封建制度廢止，確立中央集權制度也。故於教育，亦將不得頒布全國共通之制度。但以前既爲封建制度，初無可爲新制度之模倣者，乃不得不借鏡於外國之中央集權制度。自此點觀之，新制度遂成爲

外國制度之移植矣。自東校南校入文部省爲官者以外，新進官吏亦多，其中亦有優學者及漢學者，此等優、漢學者之意見，當亦參酌於其中，今試將此事求之史實，則可知究竟。

綜合明治初年曾在文部省供職，而今尙健在者之談話，則學制編修似曾由多人之助力。國民教育獎勵會所編纂之教育五十年史中，記久保田讓氏之談話曰：「學制之出，江藤新平氏等用力至勤，明治三十五年十二月七日，在帝國教育會舉行學制頒布三十年紀念式時，辻新次氏之演說中有曰：『學制之編成，其盡力者，有長茨西瀉訥生瓜生寅諸人。』」繼辻氏演說之加藤弘之博士，則稱道江藤新平，大木橋任、辻新次等之功績。大正十一年（民國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全國舉行學制頒布五十年紀念式時。據大阪朝日新聞所載高橋是清之談話，則學制乃本諸和蘭人福祿備克（G. F. Vollek 1830—1908）之意見，而加藤弘之，辻新次，田中不次麻呂，野村素介氏所參畫者也。

據此等談話，則學制頒布之功勞者，雖不一定，但以上諸人之功勞，皆可認之爲正確。蓋久保田氏舉江藤爲最初之參畫人，而高橋氏之所舉者，則爲研究外國教育制度以作倭國學制內容之人，或使學制立案之人。辻氏之演說，則舉學制頒布直接當道之官吏。三氏於學制頒布之功勞者，各解以不同之意。故舉出功勞者之名，亦生差異。此等諸人外，雖無直接關係而與學制制定以大影響者，則爲福澤諭吉，此衆論所一致也。吉田熊次博士於明治大正之文化（太陽雜誌增刊）中有曰：

「福澤諭吉氏之慶義應塾，夙輸入英美之文化，在文部省關係方面，佔有勢力，故新教育之本於新學制者，多爲其所影響。

文部省官吏及教員之出身於慶義應塾者頗多，皆有謠話相傳，謂石黑忠憲氏曾以「三田文部省」（註二）之語，而示其憤慨。（教育五十年史）故福澤氏思想之融入學制，固可信也。然則學制之內容及思想，究何如乎？請於下章述之。

註一、明治維新之初，將諸侯封地制度廢除，改爲郡縣，謂之廢藩置縣。

註二、東京之三田，爲慶應大學所在地，因文部省內之官吏，多爲三田出身，故云。（本節終）

五 學制頒布

明治五年八月三日，發布一種教育法令，以「學制」名之。明治新政府頒布全國統一之教育法令，即以此爲始。而文部省開設以來，亦至此始發有畫一之法令。此與今日者不同，所有教育上之事，皆定於一法令中，是其特色。公布此法令之前，文部省曾於同年擬具學制之草案，向太政官（註一）請示。其時日今已難詳。惟太政官曾於六月二十四日，對於文部省之請示，發下關於教育之指令。據此可略察當時政府當局從事教育之方針。全文之引用太長，今僅揭其條文：

欲達到後來之日時，因立當今著手之秩序如左：

- 一、多致力於小學校。
- 一、速興師範學校。
- 一、一般女子與男子同等教育。
- 一、各大學區中漸次設立中學。
- 一、生徒之昇級須極嚴格。
- 一、生徒有成業之規模者，務期其大成。
- 一、興立商法學校一二所。
- 一、凡設置學校時，新築舊繕。務期完全。
- 一、迅速從事翻譯事業。

據此，則以小學教育之普及爲主。中學校採漸進主義。商業學校全國立一二校已足，可想見當時實業教育之尙未進步。其男女教育無別，嚴於生徒之進級，而避速成之弊者，固良，但學校新築舊繕之務期完全，則不適合於當時人民之生活程度，致使展業不樂，一如後記。急務編譯者，固爲忙於外國文化之吸收，而對於「學制」，則爲補給教科書之缺乏。

頒布學制之時，由太政官發獎勵學問之訓令，並其建科及教育之

其要爲：
上所謂之時期，因爲七月，其實則與學制同於八月三日公布

人人能自立其身，治其產，昌其業，以遂其生者，無他，在於修身開智長其才藝也。而修身開智長其才藝，則不能無學，此學校之所以設也。以日用常行，言語書算爲始，至士官農商百工及法律政治天文醫療等，莫非凡人之所營，人能應其才之所在，勉勵從事，而後得治生與產昌業。是則學問可謂立身之根本，人誰可不學耶？學校之設，歷年已久，或因不得其道，誤其方，向以學問爲士人以上之事，至於農工商及婦女，則度外置之，不辨學問之爲何物，且十人以上之淺學者，動輒唱言爲國，而不知立身之基，或聽於詞章記誦之末，陷於空理虛談之途，其論雖似高尚，而不能行之於身，施之於此事，由於治製之習弊，文明未普及，才藝未長，貧乏破產喪家之徒多。也因此此文部省制定學制，改正數則而布告之，自今以後，一般人民，（華士族農工商婦女）必使已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父兄宜體認此意，厚其愛育之情，必使其子弟從事於學。（至高尙之學，固應任其人之材能，幼童則男女無別。其不使同受教於小學以下者，父兄之過也）。

以此比之，前之太政官之指令，則小學教育之普及，以至師範教育之興隆，男女教育之平等各節，其旨趣皆同，但於此訓令中，特宜注意者：第一爲力說「治生與產昌業」，實用主義之色彩甚濃。第二爲「一般人民，必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高唱中央集權之統一精神，維新後三四年間，已氣勢力之「皇道」主義，今遂全無形影矣。在右列之訓令中，即國家本位之教育，亦成爲非難之詞，而代之以個人功利之精神。蓋當時朝野共苦心吸收西洋文明，以爲倘非文明開化，則日月將無光，其時凡所以促進倭國之文明者，咸以美洲合衆國之實利主義，功利主義爲主要之規範，蓋實由於「*John*」以來之史實使然。「註二」且以地理上之接近，故出洋留學，亦以往美洲合衆國者爲多。且江戶時代之學問，其最不振者，則爲自然科學，教育上毋須顧此缺，故

自然科學中心之教育運動，勢必起於明治初年矣。此即教育上之實學主義，實利主義也。

明治三年七月，大學本校被封閉，將漢倭學者，逐出大學，大學乃由洋學者之手而得鞏固。此已如前所述，翌年七月，文部省初設時，其供職者，大體皆爲洋學者，故文部省內之意向，多偏在實利主義。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文部省之布告中有曰：

「開化日隆，文明日盛，人人所以安其業，保其家者。各類其才能技藝也，此學校之所以設，人人不能不學也。此與「學制」之訓令趣旨，完全相同。相故可察知當時文部省內之意向爲何如矣。此種意見，究由何人之感化乎，則當然以福澤諭吉之感化爲主也。

福澤之主要著述：爲勸學一書，著述頗早，早已流布彼之鄉里中津。其以活字版廣爲刊布者，則爲明治四年十二月。（據其題詞）其第二篇有曰：

「背誦我邦之古事記，而不知今日之米價者，此可謂暗於生計之學者也。遂經書史類之奧，而不知商賈之法，不能爲正當之交易者，此可謂拙於會計之學者也。此等人物，唯可謂之爲文字之堆棧耳。其功能在於食飲，而無異於字彙，國家無用之長物，妨害經濟之食客也。」

如前所記，福澤並未入文部省，但其勢力，亦自張於省內，故彼之功利主義之張於省內，當亦不容疑矣。

但「學制」之制定，福澤並未表面參畫。預布「學制」時之文部卿大木喬任，爲極端歐化主義之人，任用福祿備克，（*G. F. Verbeck*）1830—1880使揮其手腕於「學制」之制定，福祿備克，和蘭人，始學工，後渡美利堅爲宣教師。安政六年（一八三七）入倭，授徒於長崎。明治二年，至東京，爲大學南校之教師。彼在美利堅修學，本爲工業中之人，故後雖從事宣教，在教育上仍主實科主義。其他有資於「學制」之制定者，如加藤弘之其人，則爲尊重自然科學之唯物論者。田中不次麻呂，

習字、洋法算術、讀本論、文法地理學輪講、究理學輪講、書讀、各科溫習、並新加以習習字、書讀、作文、史學輪講、詳畫、幾何、博物、化學、生理等、此等科目中、論講為江戶時代盛行之學習法。但級字、會話、單語、洋法算術等西洋式之名稱頗多、故此等科目之規定、必係參照自西洋之教育制度、且似即參照美利堅合衆國者、蓋其類似美國、較類似法國者為多。

又於「小學規則」中、定小學校之進級辦法、其小學校之進級與今日不同、以每半年為一級、將最下級名爲下等八級、由此而進下等七級、六級、至下等一級始移於上等八級、次第上進、最後爲上等一級、此亦並不見於法國學制中。惟江戶末期、大學廣瀨淡窗在豐後國之日田開私塾咸宜園、有與此種進級制相似之處。「學制」頒布之時、文部省之長、即曾學於咸宜園者、彼之幕誌銘、且明記其有功於學制之頒布、其文曰：「五年、任文部少丞、兼侍讀、草學制五篇上之」、故當時「學制」中之學校進級法、悉是採用咸宜園者。（參照教育學界第六十卷第三號）

中學亦分上下二等。下等由十四歲起、三年而畢。上等由十七歲起、亦三年而畢、各以半年進級、分爲六級、由下等六級、進至下等一級、由上等六級、進至上等一級。其科目：下等爲國語、數學、（今之算術）習字、地理、史學、外國語、算理學、畫學、古言學、幾何學、記學法、博物學、化學、修身學、測量學、音樂。上等則爲國語、習字、外國語、算理學、詳學、古言學、幾何、代數學、記算法、化學、修身學、測量學、經濟學、重學、動物植物地質礦山學。以後、下等廢測量學、加代數學、生理學、國體學、政體大意、國勢大意。上等加生理學、星學大意。其中有所謂古言學者、在西洋本指希臘語及拉丁語而言、今縱如何翻譯西洋之制度、亦不能在俄國之中學教授之、故代以俄國之古語。

在上下二等之中學外、尚有設工業學校、商業學校、翻譯學校、農業學校、諸氏學校、成人學校等。凡此、皆同目之爲中學之一種。其諸

民學校、則與今日之補習學校相當。當時圖書器械之供給既不充分、設備亦未完整、故僅能就已存之書籍而教之、或不按學業之順序、而授以洋語、又或教以醫學、皆許可之。此期稱爲變則中學、又有執有中學教師允許狀者、於其私宅教授中學之教科、則稱爲中學私塾。無允許狀而在私宅教授者、則呼爲家塾。

明治五年十月、除上述之中學外、更規定由外國人教師設立之中學校、而許其在英法德三國語中、任擇其一、以履修中學課程。小學卒業後、以一年間二級之豫科、修英法德語之一、然後乃按上下二等、各履修三年六級之課程、以進於大學。故此種中學、類於今之七年制高等學校、更兼爲中學校及大學預科。當時倭國之學術、尚在幼稚、既無倭文之良書、而良教師或學者亦少、故大學中除純粹東洋之學問外、大抵皆由外國人教師以外國語口授之、或徑使用外國之教科書。故此等豫備學校、在所必要。因之中學亦大抵招聘外人教師、以教授外國之教科書。但專用外人教授之中學、實無力多設。外人教師之招聘、及外國教科書之供給、較之今日非常困難、且其目的僅在於作爲大學之豫科、亦本無須多設。故文部省特規定於「學制」所定之大學本部內各設的校。

欲圖小學校教育之發達、必須圖師範學校之發達、故在「學制」頒布之前、即四月二十二日、文部省曾向正院請示、建立小學教師教導場、其要如此：「今竊考之、教育之道、其本必成於小學、而小學教育之能完全者、在於小學教師之能齊整、小學校則之能整學者、則小學教師之能維持教則、教之得其正也。夫師之於徒、如形之與影、形不直而求影直、不可得、各國已有「師範學校」之設、我國宜急務師範學校之建立。」

至五月、正院允許其請、文部省乃於舊昌平臺內、設東京師範學校、以圖小學教師之養成。此即今之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也。各府縣亦仿此次第開設官立及公立「師範學校」。所可異者、即「學制」上並無關於師範學校之詳細規定。

註一、為明治初年長國務之最高官。同日之論中略云：「其部
 註二、安政元年，（西歷一八三四）正月，美國艦隊司令官 Perry 率
 兵艦九艘入是京灣，要求德川幕府開國通商。
 註三、倭人以國立為官立，府縣市街村立為公立。（本節終）

六 學制實施

為決行此種「學制」，不得不切斷昔日歷史上之因緣，一洗年來之
 宿弊，故於「學制」頒布之日，文部省向各府縣發出文書如次：

「今既有獎勵學問之訓令，教育事業，以後當更順利。但從來
 府縣所設之學校，既不一途，其內部且多有不合，因悉漸令廢止，
 可循此次所定之「學制」，遵其主旨，從新設立」。

此後，文部省遂因執此旨，令既設之學校，一概停辦，舊藩所設學
 校亦同，中有其陳理由，請求存續者，皆被撥斥，舊藩學及鄉學之中，
 雖有優秀者，但既斷行廢藩置縣，則舊藩學或鄉學之存續，反有乖廢藩
 置縣之精神，阻害教育上之中央集權，故皆廢止之，自此，全國公私之
 學校，無論大中小學，皆須遵從文部省之命令，其不從者，則不能成
 立。

「學制」之內容，固富麗堂皇，但既為翻譯之物，且在文部省設立
 後不滿一年間所製定，故未必適合於倭國之財政及民情，且財政上亦不
 能容許其作充分之實施，大學八校，當時決不能辦到，中學全部二百五
 十六校之豫定，地方財政，亦無力以建設之。又如農工商諸業，則因昔
 日之餘習，並不以求學為尚，武士之子弟，從來皆讀四書五經，學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不喜遊為實用之學，且與平民之子弟日共機案
 ，亦所不平，尤以列藩割據，藩異則雖在鄰村，風俗亦異，甚至大有仇
 敵之感，但新制度竟不顧一切，唯信口畫定學區，例如以鹿兒島島嶼
 之一部，與舊熊本領之一部相合，而定為一中學區，故在實施上乃甚困
 難，況明治五年六月，太政官指令新築營繕之諸校，務期其完全，故寒
 村之小學校，內部未充實，而建築弘壯，不與土風相應者，亦有之，此
 等費用，出自每年教育設施之經常費，亦即生徒之學費，雖由政府多少
 與以補助，但為數極少，大部分之費用，自然直接由生徒之父兄，間接
 由一般人民負擔之。故多數不重視教育之人民，頗為不滿。此等不平不
 滿，與當時之「征韓論」或「廢佛毀釋論」之不平不痛相應，其妨礙學
 制之實施，不止一端。及至明治十年西南之亂（註一）既平，中央政府
 之威權漸次穩定後，教育政策之施行，始能近於政府之希望。（明治國

民權實史第二章

打破上述之困難，尚為易事，最大之困難，即在良師之難得。明治
 五年六月，太政官之指令，特促起文部省注意及此，而文部省亦未將教
 師之養成，付之等閑，但全國數萬教師之養成，非一朝一夕所能，如前
 所記，五年五月，先於東京設官立師範學校，（今之東京高師之前身）
 延聘美利堅人施各德（M. J. Scott）主講，於九月開校，做美國師範學校
 之制度及方法，以養成小學校教師。六年，以大阪學區為七大學區，其
 可設立大學本部之大阪與宮城，則各設官立師範學校。七年，可設立大
 學本部之愛知、廣島、長崎、新潟及其他各府縣，亦各設官立師範學
 校。相傳當時官立師範學校之卒業生，皆多為府縣立師範學校之教師。
 其充任小學校之教師者，往往未曾受何等正式之教育。明治十一年，始
 得以官立師範卒業生，鞏固府縣立師範學校教師之幹部，雖有此等困難
 ，但因當局之努力，小學校教育亦漸進步矣。明治六年與十一年之統計如
 次：

小學校數：（公私）
 明治六年，一、二五九七校。
 明治十一年，二、六五八四校。

生徒數：（男女）
 明治六年，一、四、五八〇二人。
 明治十一年，二、二七、三二二四人。

明治六年，二八・一%。
 明治十一年，四一・三%。

關於小學以外之學校，茲以略而不記。惟中學校則濫設於各地，內
 容並不完善，蓋地方舊藩士之子弟，即以之代替昔日之藩學，而僅學漢
 學。故供應此種要求，而變其原則者甚多，明治十二年，超過「學制」
 豫定之校數約三倍，即七百八十四校，生徒越四萬東京大學。其由外國
 教師以外國語教授之中學校，亦同時成為東京大學之豫備門。全國八大
 學之理想，歷經艱難，至明治十年，始得達其八分之一。要之，學制之
 理想過遠大，而教育之事，非止於理想，既不能即時實現，則將起而另
 立一易於實現之平易制度。西南之役，即為此種運動之機會。

註一、明治六年，西鄉隆盛因征韓論失敗後，退歸鄉里鹿兒島縣，
 與私塾，以教育鄉黨之士。明治十年，其黨徒欲反對政府，
 乃藉端擁西鄉起兵，朝廷亦起兵討之，凡八月而西鄉戰死，
 亂遂平。鹿兒島縣，在倭土西南部，因謂此役為西南之役。
 （本節終）

紅鼻子

清波

說小

(一)

「朱家場上若是少了紅鼻子這個人，恐怕會變得冷」淡無味了！

朱家場上的人大家都是這樣說着，本來也就不是偶然的。在這麼大的一個屋場裏，幾十家人家，幾乎所有的人，都愛和他打趣，爲的就是他那發傻氣的樣子，實在够人發笑。他生得很粗大有着一身蠻力，兩三個人是不敢攔他的邊的，所以他常常自負爲英雄，在鎮上關帝廟裏看過幾次大戲以後，又聽見人家講過唐朝薛仁貴征東的故事，他覺得只有那麼樣一個人才够得佩服，便學上了那麼一套花樣，開口就是：「俺乃大唐元帥薛仁貴是也！」說完，便學着戲台上的樣子，走了幾步飛腿，把大拇指一豎：

「有本事的就來試試看，叫你一個個倒栽葱——哼！」

大家都曉得他有那一身蠻力，從來沒有人敢和他交手。因此，他更洋洋得意，儼然是一個英雄。有了這種自尊的英雄觀念以後他就更

難看的紅鼻子，成了場上人們取笑的資料，就是上了年紀的人，也似乎不長進，有時也參加到青年羣裏去，逗他一兩句。當然，他覺得喊他做紅鼻子是對於「英雄」的一種侮辱，他要人家稱他做「賽仁貴」，或者就直截了當的稱他做「英雄」大哥！他才覺得暢快，可是人們却自來就喊慣了，再也不肯改口，直到他握起拳頭要打人的時候，才哄着他說：

「不要打嘍！英雄呀！你是我們場上數一的英雄啦！大家喊着開頑笑，打甚麼緊呢？我們以後就決不再喊紅鼻子了，一好吧？算了吧？」

「好！英雄好漢是不打降將的，就偏你這一遭吧！下次要是再這樣喊，哼！我就叫你們到場裏去會龍王！哼！記得呵！」

一時候可算就是這樣，但是以後只要看見了他，仍舊還是喊他做紅鼻子。因爲他本來的名字叫甚麼，就沒有人去留心過，住在他隔壁的鄰人，有時聽見他舅舅和舅父喊他一兩聲阿薩，但是大部份的時候還是喊他做紅鼻子，他

是不敢反對，因爲他覺得這是長輩子大人呀！既然是這樣，人們便常常當他取笑了，他的脾氣本來是很大的，加以還有些口吃，一惱起火來便要打人。但愛只愛喊他一聲「英雄」，他就立刻住手，所以人們就是這樣逗着他玩，只要一看見他走來，便高聲地喊着：「看啦，紅鼻子來啦！」這樣，婦人，青年的莊稼漢子，還有頑皮的小孩子，便都圍了攏來，做着鬼臉，使一些手勢，指着鼻子，揚着紅色物件，一陣陣的訕笑着。他看着這樣子便向四面望着，樣子是在找對手了，於是大家便又哄了起來：

「紅鼻子！你真是我們場上數一的英雄呀！」

「哈哈……哈哈……」大家豎起大拇指，有的拍着手呼叫着，

「他聽了這話真是又氣惱又得意，首先臉上一陣發熱，覺得不好意思，接着，還是裝腔作勢，捲起兩隻粗布袖子，要是在冬天的話，便把那方包頭的長布取下，緊緊地縛在腰間，兩手叉着腰，或是緊緊地握住拳頭，慢吞吞地，些微有點口吃：

「哼！是——是那，那個忘八蛋，狗」狗娘養的東西，這樣不要臉，有本事就來試試看，哼！再要喊，我就摘去他的腦髓袋，叫你你們替我擔心些吧！」

「哈哈……喊你做英雄都不願意嗎？」大家訕笑着。

「好是好的，只是不准喊，喊……」

「他覺得臉上又在熱起來了。」

「哈哈……這個，紅鼻子這綽號麼？我們以後再也不喊了！」仍舊是訕笑。

「那，那你們，不，不要忘記了呀，要，要不然，我就……」

說完，口裏噁哩咕嚕着，有時也得意的微笑着，那是勝利者的微笑，露出一口的黃牙齒，繼續又着腰說：

「不信，哼，誰就來試試看，你們四五個人也比不上我的一隻大，大拇指，……只要隨便一動，就叫你到這裏去去去，哼，有的是鑽門本事，頑皮的腳色，跟我小心點就是了！」

他把大拇指豎起揚了一揚，又走了幾步飛腿，青年人跳起來拍着手喊好，於是，小孩子感到高興了，也跟着跳跳蹦蹦的喊叫着：

「阿呀！紅鼻子真是英雄啦，好收，我們的英雄啦！」

「哼！這班小鬼也趁起風來了，屁股上的疤，又是那一天好的，給我抓住了就要撕去一塊皮啦！」

小孩子聽了這話就不敢再做聲了，他們是知道的，紅鼻子是個狠惡的人，隻有大人在一起的時候，被他抓住，雖不一定要撕去地皮，總是屁股上要打痛的，這大屋場的婦人最討厭他的地方，就在這一點上，常常把小孩子打得哭哭啼啼。但是，他也有很多好處，紅鼻子從

來不會偷懶的，無論有什麼事辦，只要喊他一聲英雄，他就甘心情願去替你做得好好的，於是人們就利用他這一點，常常叫他做事。

其實，紅鼻子並不是生在這朱家壩上的，據說，是在他十歲的那一年，他的父親死了，隨着他媽回到娘家來的，他好像是姓馮，但人家就把紅鼻子的紅字混在一起了。

他舅父是一個佃農，人家當面稱他做朱滿公背地裏喊他做吝嗇鬼，生成一副窮酸的样子，一個錢都是命。這回對於紅鼻子和他的媽回來，真是一萬個不高興，天天和隔壁的王三爺爺兩公婆打商量，甯願請他多在大王廟去飲几回酒，一定要拜託他設辦法，好找一個人，和紅鼻子的媽再到一頭親事。本來王三爺兩公婆都是頂會做媒的，這壩上就有不少夫妻是憑着他們三寸不爛之舌去結合的，尤其是三爺那個長舌的婆娘，真是厲害，果然不到幾天，就由她說上了一樁親事，男的是這壩上教私塾的一個老先生，叫做郭福生，他那副尊容生得真不敢奉承，嘴上三寸多深的亂鬚鬚，頭上一個大瘤子。紅一塊白一塊的，走起路來彎着腰，握着一根竹杖，整天打呵欠，流鼻涕，咳嗽，鬧過不止，除了好酒以外，還要舌裏吐霧，吸幾口鴉片烟，所以大家都不起他，要不是他大兒子在省城裏撈些錢回來，恐怕早就活不得這樣久了，人們也不會去理他的。這時節他已經

是五十歲了，半年以前，老婆就死了，本來也

還有再討的意思，這一遭被三爺夫婦一說，他也居然春心動蕩起來，少不得答應了下來，去爺滿心歡喜，以為這個豬頭又吃得成了。便打算過來告訴朱滿公，爲了省飯食，滿公對於這件事情恨不得早一些弄得妥當，所以這時候他已等得不耐煩了，向三爺這邊走來，三爺一見，就連忙作揖打拱的說：

「恭喜！恭喜！滿公的運氣真不錯，全不費力，已經找到一莊好親事了。」

「阿呀！可不是麼？滿公運氣真不錯，你那老頭真享福的日子到了呀！」王三爺扯長兩塊厚嘴唇笑嘻嘻的說着。

這個人兒子，着實會撈錢哪，你的老妹，可真是轉了運了吧？」三爺笑着說。

「還不是仰仗你們兩位的全全嗎？倒不知你們所說的是那一位呢？」

「就是郭先生囉，阿英的先生，你看，他兒子，那傢伙多會撈錢！」

「哦，哦，就是郭福子嗎？那個人活像老烏龜，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恐怕我家那寡婦婆會不肯呢！」滿公有點就心。

「哎喲！他難道還想我漂亮那君嗎？那可莫想，你去找別人做媒好了，我們只有這樣子的本領，哼，的做了寡婦婆要選精擇肥，真是！」

「三爺這一遭可裝出一副難看的樣子了。」

「對不住得很，」滿公堆着笑臉賠罪的說：「話不是這樣說的，我家那寡婦的脾氣，你們大概也曉得吧！她是不好惹的，但是，事情

……

……

……

……

……

……

……

……

這是要仰仗你們兩夫婦多幫幫忙才好，我們都是間壁隣舍，總得請你們多幫幫忙，事情成了，再重重的謝你們，好吧？」

「俗話說，有錢能使鬼推磨，這世界上有幾個錢就可以享福，郭先生那人總算開推很囉！一個寡婦記得上這樣好的人，也就着實不容易了。」三爺翻着白眼，抹着嘴說。

「你還是愛跟他說長道短，簡直是活見鬼，我是沒有這多功夫和他瞎扯的，他的面子好，自然可以找點漂亮腳色，我們又何必替他多操心呢！橫豈與我們沒有關係！」

三婆額上的青筋在蠕動了，嘴伸得長長的，顯出怪難看的樣子，滿公見事清弄得這樣，倒弄得啞口無言，最後，還是三爺在中間做好歹，滿公仔細想了一陣，也覺得媽媽虎虎可以過得下去，橫豈留在家裏要多吃飯，倒不如就這樣嫁了出去好一點，所以，他又向三爺夫婦說了一陣好話，又拜託了一番，這才打轉身回來。

當天下午，滿公就把這事情和老婆商量了一番，滿婆也覺得郭孀子醜得不成樣子，但是爲了早些把紅鼻子的媽嫁出去起見，她也同意下來，於是突變的事情就在這天晚上發生了。

晚上，稀疏的星，散佈在那遼遠的天空，拉着眼瞇，撩亂着夜行者的煩悶之心。

三爺握着旱烟管，愉快地往大王廟走去。家裏只剩下她老婆和十二歲的男孩子阿英，夜

是沈寂的，窗外有些微風從空際中透進來，阿英守着一本幼學在乾賊，青油燈在幌漾着，這時只聽到一些遠處的犬吠和微細的虫鳴。三婆躺在床上冥想，她想朱滿公倒也容易講話，只是那個吳寡婦恐怕要費手脚，那也沒有多大妨礙，橫豈她是要睡滿公這個人擺佈的，因爲他是已經死了丈夫的寡婦啦，無依無靠的，不肯又看他到那塊地方去，哼，那才是該死咧！三婆冥想了一陣，覺得非常得意，兩地厚嘴，扯開在那縐紋深折的蠟黃色的面孔上，似乎掛着一絲絲的微笑，那神情是怪有趣的。正在這當兒，她忽然聽到滿公家裏傳來了一片嘈雜的聲音，起初是很模糊，三婆仔細的聽着。她想：「真不是那吳寡婦不服吧！哼！看到她到那兒去……。」

之後，聲音鬧得更人了，她聽見滿公在罵着：「吳寡婦，跟我滾出去，老子是不願養你這沒有用的老婆的……。」

「你這孀子絕孫的忘八蛋，我看你有甚麼面目去見祖宗，你這般狠毒呀……，我和你拚了這條命吧……！」

三婆聽到一些對罵的聲音。噶着，哭呀，打呀，罵呀！更是混在一起，再也聽不清楚了。她想，這回可真糟糕，這該死的寡婦，真的在睡郭孀子的醜了，她忍耐着，咬着牙根，恨恨的罵着。最後，她又聽見似乎爲人在調解。聲音也漸漸地小了起來，只剩下陣嗚咽的哭聲。打破這夜之沉寂，三婆暗暗的想：「你底

只有哭呵！我倒怕你有什麼大了不得，這樣着起來，也不過如此，終究還是嫁到郭孀子那裏去的，又何必添這一段笑話呢！」

當三婆想到得意的時候，她又現出那冷酷的微笑了，這時，忽然開門的聲音在響，是三爺打大王廟回來了，手裏仍舊擺着那旱烟管，臉上帶得紫紅的，好像豬血一般，三婆從床上一骨鹿爬起來，拉着三爺坐下，細聲微氣地把朱滿公家裏哭鬧的詳情說了一遍，三爺酒醉得有些像樣了，他沒有多大去留意，躺倒到床上，呼呼的睡着了。

這時，阿英早已停止了她的讀書聲，爬到後面屋子裏去做夢去了。夜，更凄清了。

第二天一清早，滿公從床上爬起來，剛打算到後面園裏去鋤菜，站在階檐下扣着紐扣。忽然，聽見那邊一聲怪叫，他回頭一望，紅鼻子從小房子中鑽了出來，臉色現得很難看的樣子，顯然是過分的惶惶和驚恐，嘴唇連續地顫動着，身子也在顫抖着。當他那驚呆的目光望見滿公的時候，便狂叫着：

「哦……！對舅……！哎呀……！媽……！媽……！吊死了呵……！」

「甚麼？甚麼？她……！她……！上吊嗎？呵……！」滿公慌慌張張的跑進那小房子，他看見紅鼻子的媽，高高地懸在半空，眼邊是鼓的，舌

子伸出來幾寸長，頭髮披散着。那樣子，使他駭得抖了幾下，打算向後退，却又被一念頭阻住了，便連忙爬上椅子，把繩子解下，然而，時間已經遲了，……就這樣，紅鼻子從此失了母親了。

接着，曹木匠被請來了，他忙着將幾塊板子合攏成一副薄薄的棺材，化了一上午的工夫，下午，又來了冷西風道士，鬧了一番，在黃昏的時候，幾個莊稼漢子，抬着這副薄薄的棺材，後面跟着十歲的紅鼻子，那孤苦的孩子，他被上了兩塊白布。

於是，後面的山坡上，憑添了一座新塚，當人們散去的時候，只松林裏的微風，將樹枝搖曳，而清冷的月光，沐浴着這一堆新土……

自從這天起，三爺有好幾個月沒有會過滿公，他們也就沒有機會同去大王廟飲酒，其實滿公也並不恨三爺，他有時候想起，還要感謝三爺呢！然而這回事情是被朱家壩上的人傳談着了。他們在桑樹下，在茅屋子中，在大王廟裏，到處都批評着朱滿公，說他陰險狠毒，罵他畜畜鬼，這在滿公也只好忍氣吞聲，當做沒有知道罷了，但他也就不敢再虐待紅鼻子了。而且，這孩子的靈力生來就大，做事情又肯出力，雖則有些傻氣，却並不會妨事，也就不在乎，所以，這些日子倒還可以相安地拖下去！

子已經成了一個高大的蠻漢，他常常被朱家壩上的青年人，婦人和孩子們們訓笑着。但是當他走了以後，他們又會談起那十二年前的往事的。他們說：「在朱家壩上投水淹死的倒不乏人，上吊的，除了紅鼻子的媽以外，不能再找到第二個了。這所以，這印象在人們的心中，已經深深的刻上了。」

有時候，他們懷疑十歲以前紅鼻子是在那裏過活的，便想問一問他，但是，他却老是那麼一套：「俺乃薛仁貴，絳州龍門人氏是也！」這樣一來，只引得大家一陣喧笑，於是，他又作色的說：

「誰與你瞎扯，我們正經問你也不講，真是個紅怪物！」

媽媽的！你們連老子也罵起來了，不怕天上打電嗎？哼！抓住了丟到壩裏去，叫你們替我留心些好啦！」

於是，他想着年輕的動手，人們便一面喧笑一面急急地跑開，他便隨着追，有時追到屋裏連門都打爛。但是，人們總還是要問，他自己也實在是有些糶糊，只彷彿記得那裏有一座大石橋，却忘記叫甚麼地名，所以當人們問他的時候，他也許會窘得動手打人，要不然就口吃地說：

「我嗎？我，我……我是天上的玉皇大帝派下來征東的將軍呀！你們真是有眼無珠，連我都……不認識嗎？我就是住在天上囉！」

「哈哈……天上掉下來的英雄呀……！」

「那裏？天上掉下來的紅怪物，紅妖魔鬼！」

「哈哈……哈哈……！」

紅鼻子向四面張望着，大家又知道他在找對手了，便四面散去，遠遠地望着他，只見他在那裏走着飛腿，鼻子裏哼過不停，於是他們又高聲的拍手叫好，紅鼻子看得這樣子，越加起勁，便大聲地叫着：

「結識了弟兄周青等，跨海征東把賊平，且喜狼烟俱掃盡，保定我主轉回京……！」

「……鏘鏘鏘……鏘鏘鏘鏘鏘鏘。」

人們見這事情問紅鼻子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又向滿公問過一次，滿公帶不悅服的神氣說：

「真怪我不客氣，管他是那裏人，私家事，總愛管，莫不是吃了飯不得消嗎？」

所以，一直到現在止，都沒有人知道紅鼻子十歲以前是住在那裏。

十二年的歲月，變的變了，有的還是和以前一樣，冷西風道士仍舊是一根光棍？穿着一件舊黑大布的長衫，真有些飄飄然的風度。只是那衣上有一層放光的油垢。郭瘤子現在仍舊打單身，好在已不再吞雲吐霧了。手中也多了一枝旱烟管，三爺上大王廟的時候，常見他坐在長條凳的一端，碰見人來，便咳嗽幾聲「子曰」「詩云」的話頭，來消磨他那悠閑的歲

月，只有三爺夫婦，仍舊做着月下老人，阿英也討了老婆，還生了個兒子。大王廟裏開鋪子的老頭兒也已在三年前死了，他的兒子阿毛接幫着做這生意，一天一天的發達起來。場上的男人們常常集在那裏談天。

滿公也有了一個兒子，現在是九歲了，人家都叫他阿牛，滿婆現在却做了一隻腳，他們的女兒二姑娘今年十八歲了。因為生得滿頭的黃髮，加以額上生了一塊疤，人們以為討了這樣的婆婆是不吉祥的。所以就是三爺夫婦會再嫁也沒有辦法，眼見得會要做老姑娘了。

紅鼻子在滿公家裏這十多年來，倒也過得很相安。起初牧羊，一條黃牛一條條水牛，都由他照管，還要打雜。後來年紀漸大，一切的事情也都可以做了。加以靈力大，會做事，有時可以比得上這個人。所以滿公倒也歡喜，接連多租了幾畝田地耕種，近年來積蓄也就更加起來。滿公把自己穿舊了的衣服分給紅鼻子，有時也給他做一套衣服，又在屋子前面搭了一

個小棚子，給我居住，棚子上開着小洞，當夜中聽見狗叫的時候，他便從棚小洞中向外張望，看是否有賊來偷新收的穀子，或田中的蔬菜。冬天有暇，便出去替人家做些短工，得來的工錢都交給滿公，有時滿公便分些給他零用，他把這小小的收入積起來，到了過年節的時候

，找到那個樹林，和阿英曹木匠王大根何四個這班人來一場小賭，每次紅鼻子要輸光了才回法，他並不因此喪氣，因為他拿了這些錢，根

本就不知道怎樣化去，所以他從來沒有在錢上打個算盤，有人問他為何不問滿公要工錢，做了這十多年的工，全不積蓄一點錢，他便是這樣的回答：

「要這些撈什子幹什麼？」
「積下來，討老婆呀！」
「哼！女人都是不好惹的，你看，朱家媽上這些婆娘，我平日打了她們的那些小雜種，會罵得幾天好的，有時候幾個女人在一起笑，笑成一堆，幾乎要鬧得天翻地覆，受了點氣就哭呀，跳場呀，全不是些好傢伙，要她幹什麼？」

「啊！女人會生崽呀！」
「那，哼，……」紅鼻子停了片刻，還是喜洋洋的伸出大姆指：「哼，英雄要討好婆娘呀，等我往東回來，那時候讓皇帝老子的公主也不費力呢。」
「那麼！你到那年去征東呢？我看你人過二十五，還是衣服無人補，再等十年又會老了呀！」

「那，」他摸着後腦壳，開始躊躇起來。真的，現在他開始恐慌了，他聽見人家在背後議論，紅鼻子生得醜，又是那麼一副蠢相，是沒有人肯嫁女兒給他的，他想，女人也有好處，洗衣呀，煮飯呀，尤其是那……，他不敢再想了，於是，他更恐慌了。

現在，他覺到了，二姑娘也是生得醜，沒有人替他做媒，「這樣子，」他想，「我們不可以親上加親嗎？而且，依我看，二姑娘並不

醜呀！黃頭婆好像黃金一樣，不是很好嗎，就是額上一塊疤也不打緊……」
從這天起，他看見二姑娘就好像有些不好意思，二姑娘呢，她還是以前一樣的沉靜，溫和，看見年輕男子就低着頭，她也仍舊替紅鼻子洗衣哪，補衣哪，並沒有一點異樣。
但是，她好像覺得紅鼻子有些不同了，他對她不像從前冷淡，有時，還口吃地和她搭上兩句，他好像要向她說一搭甚麼事情，但，終究是沒有說出來，這，只有紅鼻子知道，她是永遠不會知道的。……

(四)

是一個美麗的夏夜，牛乳般的月色，瀉向這寂靜的山村，星星，好似美人的眸子，是那裏的美妙。溶溶地，灑灑地。禾苗是那般的茂盛，場上的老人都相互的歡迎着：「是老天賜的，今年收成一定很好呢？」他們在這炎熱的夏夜，各自和他們家裏的婦人、孩子，以及所有的人，帶着竹床、椅椅、和長條凳，在樹陰下，在屋簷角，和禾場坪裏（晒穀坪），笑話、山歌，悠揚的笛聲，隨着空氣而飄揚。
滿公和着蹣跚的滿婆，阿牛，二姑娘，和紅鼻子，帶了兩張竹床，一條長板凳，坐在一株樹下，那是門前的晒穀場，首先，用烟罐煮走了蚊子，他們都坐下來，閑談着。

忽然，滿公帶笑的喊着。……
「標少爺！到這邊來坐呀！」

紅鼻子喜歡極了，他還記得去年澤少爺曾經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接連的講了多天的薛仁貴征東的故事，他想，今天總可以再聽他講些。

澤少爺是鄉長的兒子，這個鄉長在前清時候曾經中過舉，他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兒子就是他們喊的澤少爺，是一個十七歲的英俊少年，名字叫做澤南，他的妹子比他小一歲，叫做澤蘭，這時澤南剛從省城裏回來，吃過晚飯，出來納涼，偶然走到這邊，被滿公看見，便連忙喊他過來，一面扶起睡在竹床上的阿牛，讓出位置來，一面由二姑娘從罐子中倒了一杯茶送給澤南，他連忙道謝坐下，滿婆提着手烟袋道：

「澤少爺，也來吸一口嗎？」

「哦！我們做學生的是不吸煙的！」

「學堂裏放了假吧？今天回來的？」滿爺問。

「是的，」澤南一面喝着那杯粗葉煎的茶。「今年的收成想必很好啊！」

「澤少爺，橫豈今天沒事，何不講一點薛仁貴征東的故事。」紅鼻子請求着。

「哦！好哪，澤少爺，快講哪，那假真趣！」就是阿牛也高興起來，他睡得好好的，被滿公扶起來，正看些不悅服，這樣一來，倒也歡喜起來。

這時，傍邊還有一堆堆的乘涼的人，聽見澤少爺回來了，便都和他搭了幾句，有的還提着椅子也在一起來，他們問澤少爺裏，省城

裏的情形，接連不停，使得紅鼻子在一邊發乾，恰好一停，他那位舅父又提出那副正經樣子來了，他說：

「澤少爺，當年說得好，相公不出的，能知天下事，近來聽說又有甚麼東洋鬼子在造反，這事情究竟怎樣，請說來有些學生在鎮上演文明戲，聽說就是爲了這件事呢？你可以告訴我們也長點知識吧！」

「好極了，我正想告訴你們，你說，我們學堂裏放假一個多月了，爲什麼這時候才回來，就是因爲做宣傳工作去來，正如你所說的，在鎮上那些頑皮的學生，也就是和我們一樣。」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造反吧？派將去打平就是囉！」紅鼻子插嘴說。

「那裏這麼容易，」滿公講了這一句又連忙收住，因爲他也不明白，還是澤南繼續着：

「那是在陽曆七月七號的晚上，東洋鬼子，就是日本人囉，他們無緣無故來攻打我們的地方，大炮真厲害，打死了我們很多老百姓，殺人放火，真是無所不爲，我們一時防備還沒有周全，所以沒有打得贏，一個副軍長和師長都給鬼子兵打死了，近幾天來又在上海攻打，飛機生蛋，炸了幾個省份的城市呢！……」

「雞怎麼飛起來生蛋呀？」紅鼻子伸長着脖子。

「哈哈……」大家望着拍手嘲笑起來。

「不是雞，是飛在半空中丟炸彈的像雞啼。」

一樣的東西，太難得，聲音嚇死人，一個炸彈丟下炸得死幾百人，幾棟房子只要一個炸彈就可以炸倒，我們宋家場只要兩個炸彈就可以炸光，有時候炸得人的腿子掛在樹上，或者牆壁上，你看這是多厲害了！……」

「阿！那不比紅毛洋人還要厲害嗎？」滿公擔心的說着，他望一望阿牛時，那孩子，也嚇得張着眼睛，臉上似乎有些異樣了。

「不是那些東洋鬼子會使什麼妖法嗎？」這是三婆的沙啞的喉音。她老氣凌凌着一些人圍在這裏了。

「不會的，」澤南抹去額上的汗，「於今事情鬧得更大，這一仗起碼是要打上三四年的，政府還打算徵兵呢！」

「徵兵，不就是抽了嗎？」滿公肚裏在盤算着。

「你說哪，澤少爺，鬼子兵真的怎樣厲害，比長毛賊還要惡吧？」三婆扁嘴又在勸着。

「哼！怕他甚麼，只要沒有妖法，老子單刀匹馬，殺得他東逃西竄，好比一陣西風掃落葉，叫他曉得我仁貴的本事，哼，老子要去征了，……」紅鼻子要拍着大腿。

「不要胡說，讓澤少爺說下去。」滿公厲聲地在禁止。

「哦，你不信，鬼子兵凶得很，不論打到那一個地方都殺人放火，聽說有時候用鎗尖挑着小孩子頭顱，還有時候把釘子釘在木板上，捉住中國人在上面走，釘子把腳穿得露骨。」

，只能見到是血肉模糊，……這是如何的兇惡。

還有，捉住女人，不管老的，小的！

「那才真厲害呀！」

二姑娘早就把眼亮昏了，三婆也似乎不好忘恩，嚇得半死，阿牛臉也嚇白了。

這時已圍住一大堆人了，他似乎是很憤慨：

「你們看，東洋鬼子是這樣的兇惡，殺死我們這多人，佔去我們這多地，我們還不會被他們佔去，田地，房子，自然不在說；

和他們拚命嗎？倘若我們不和他們打仗，一切都會被他們佔去，田地，房子，自然不在說；

你們各位想想，我們能不和他們拚命嗎？」

「是的！要和他们打仗！」有幾個人在同聲的喊着，所有的人都緊張着緊張的面孔。

突然，紅鼻子從那邊跳出來大聲的喊着：「大家不要打，打死東洋鬼子，哼，老子要

去征東去。」

……之後，他又走幾路飛腿了，衆人都驚慌的

……這時，澤南的襯衣也被汗濕透了，他太興奮了，額上汗珠豆子一般的大，滿臉連忙送過

一把粗蒲扇，要他坐下休息一下，大家見他一面扇着一面還想繼續說話，但是，澤南忽然從圍着二十多人的這一堆後撥了出來，她已經

站在人後面一些時候了，因為大家都在緊張地聽澤南的談話，所以沒有人去注意，這時，

她向澤南道：

「哥哥，你休息一下吧，讓我來繼續講下去。」於是，她拂開額前的一絲柔髮，在月光中大家望見她穿粉綠的襯衣，兩隻大眼睛

放射着憤怒的青光，她說着很多關於打仗的事，最後，她還說，女人也應當去當兵打仗呢

，這事情使大家都很驚恐了，三婆連忙張開一扇嘴也開着也問，她過不消，澤南都耐心的

替她回答。

……這時時候的紅鼻子他倒以為並不是怪，他覺得男的女的同樣是人，當然都可以打仗，但是

，他在另一方面有很多問題了，他悄悄拉着澤南問道：

「澤南，東洋鬼子是不是在東方？要過大海嗎？走陸地經過嗎？」

「是呀，不錯，你說得一點也不錯。」

「那麼，我去征東，你看，我是去仁負哪，我的本意，你是曉得的，只有你才知道我的心，是嗎？」

「好呵！凡是中國人都應當去征東的！」

「真是，哦，蓋蘇文還在嗎？我們用狗血破他的妖法，你看好嗎？」

「哈哈……，澤南微笑着，「沒有的，蓋蘇文早就死了，他們不會使妖法的！」

「哈哈……，紅鼻子沙沙的傻笑起來，「好呀！你們看哪！我要去征東了。」

於是，他又走起飛腿來了，圍着的人向兩邊分開，他口中又始在唱了：

「……結識了弟兄周青等，跨海征東把賊平，且喜狼烟俱掃盡；保定我主轉回京……」

「鏘鏘鏘，哈哈……鏘鏘鏘鏘鏘鏘……」周圍的人在笑了，拍着手附和着，有的說，還沒有打加官就止起正戲來了。這時，滿

公也阻不住他了，他也只好笑着。

大家被他這一鬧，便收拾了剛才那一頓談話，漸漸地散開。

而，月輪也已轉向西方了。

虫聲在田野裏鳴着，起了一點微風。

以後，每天夜裏，這一對年輕的兄妹，來告訴一些戰爭的故事，東洋鬼子的凶惡，他在

朱家壩的青年莊裏，老人聽小孩的心願了。紅鼻子每天晚上做着征東的夢。

……以後，這一對兄妹，又到省城裏上學去了。從此，他們不能再有人講打仗的事了

，但，他們仍舊很關心，間或也有人帶來一些不完善的消息，那些都是使人担心的消息，

誰也不能真實的明白。做打聽起樣了，他們常常在大王廟裏談論着，抽打的事情也常常有

人在討論了，他們說，某家有幾兄弟，應當去

幾個……

……快過年了，紅鼻子天天磨磨房裏一對泥妹回來，現在

他這想聽征東的故事，尤其是近來的征東的故事，可是，應當是洋學堂裏放假的時候了，他們這還有從省城裏回來。

這一次的新年，滿公特別高興，人家都說他發了財，他自己覺得這話也不錯，因為今年他買了幾畝田地，又多種了兩隻大肉豬，到年底的時候，便宰了一隻豬，分去一半，其餘自己留下了。有時候滿公也想到發這個財，完全是紅鼻子的血汗換來的，他有那一身蠻力，耕田的時候又快又好，比得上請兩個長工，雖然他會吃飯一天要吃兩升多米，但是種田的人家是不愁沒有飯吃的，而況他並不亂用一個錢，冬天出去作短工還能換能很多錢回來呢？所以，他倒不得不感謝紅鼻子了，在這年年底特別託人在縣城裏買了幾件洋布替紅鼻子做了一身衣服，又給他四五塊錢零用。

滿公也曾想起過十多年前的事，紅鼻子的媽被過着吊死了，這是很不安心的，現在紅鼻子又長得這樣大了，應該給他配一頭親事才好，但是，滿公又想起了二姑娘，年紀也不很大麼？應當先嫁出去才好。這是在自私自利了，究竟二姑娘是自己的女兒呀！

這是這年的末了了，滿公在中午特別辦了一桌酒菜，他請了三四個鄰人，王三爺也在其

中，他的意思是表示我已經發了財，應當請一請鄰人的。

滿婆敲了脚，走路很不方便，全家的事情，早就由二姑娘管理，她不要說話，很會做事，這一次的菜也是她辦的，味道很好，客人都很利便，滿公便向他們說：

「我這一個女兒，年紀也不小了，事情却會做，只是樣子長得差點，唉，也是我的一樁心事呢！」

「那兩當我一莊好親事哪！」一個客人說。

「是囉，我租，你老哥現在是發了財，找女婿倒也容易些了。我替你去想辦法看！」

三爺拖長着嗓子，慢吞吞地說。

「那就拜託拜託，事成了再謝你老兄好了！」

這時，只急壞了紅鼻子，他想：「哦，這豈可壞了，二姑娘會要嫁人了。」他臉似乎有些發熱，恰巧二姑娘端了一碗菜來，他望了她一眼，心中實在難過，於是，他不能不恨王三爺的爹了。但是，滿公又在開口說：

「還有我這外甥，你們看，他今年廿三了，也要是討老婆了麼？」

「那末，就一併拜託王三爺，滿公！你覺得如何？」一個客人是這樣提議的。

「對哪，王滿公說，這全要仰仗王三爺的成全呢？」

飯後，客人都散去。過了天幾，又是初五，紅鼻子約着阿英何四信王大根……一班人，躲在土地廟裏小賭，這一天，何四信好像很憂，偏巧碰得運氣又不好，接連輸了十幾次，他把包頭取下來擦着眼睛，似乎想哭，大家都笑他太不中用了，輸了這幾下就要哭，他却打着憂愁傷的調子說：

「你們，鼻子上面掉釘錐，真可恥（齒）講什麼？」

「哦，那是怎樣講？」大家都很驚異。

「你們，唉，這只可說是烏龜吃洋火，吐裏明白，真是禍從天降，昨天，鄉公所下來了甚麼文書給保長，要很多人去當兵吃糧，聽說我也是一個，隔不幾天就要開起走，將來上火錢還不是送命嗎？」

「阿呀！這樣的事情也值得大驚小怪，老子還打算去征東，怕甚麼？」

「真的，紅大哥才是英雄哪！」

「聽說，澤少爺去駕什麼飛機去了，澤小爺也當什麼看護，跟着軍隊跑在一起呢？」

「那末，大家又只注意到賭上面去了。」

（下期續完）

且喜……

……

……

……

鄧家橋上

趙珍琦

這是一個深秋的夜裏，夜風不斷地吹來，微弱的覺到有點冷意，一輪皎潔的明月，正掛中天，把整個的大地照耀得如同白晝。天空也是藍深深的，尋不到一絲兒雲影，宇宙像死了一樣，靜悄悄地毫無半點聲息。這時候在岳陽東鄉的鄧家橋上，正站着一個武士道的罪惡者，——小野三郎——他剛被他的酋長從夢中喚醒，站在那裏。

小野三郎帶着朦朧的睡眼，走上橋頭，迎面吹來的冷風，使他連續不地斷打了幾個寒噤，然後他揉了揉眼睛，看四週的一切，盡是明顯顯的並無半點兒支那兵的蹤跡，起初他還是很機警地守着他的崗位，後來經過他幾次探望，他的胆子大了，他想到這樣的夜裏，支那兵一定不會來的，于是他鬆了身子，慢慢的坐下來。

滔滔的河水，從橋下流過，發出澎湃的聲音，響破了寂靜的氛圍，響出了異國遊子的熱淚，颯颯的寒風，不斷地吹來，吹透了寥落的山林，吹動的異國遊子的思潮，小野三郎猛的想起了四年前的往事。他記得在四年前一個深秋的夜裏，他慈愛的媽媽忙着他整理征途的行囊，天真活潑的小弟弟，也向他問長問短的：「哥哥：你去了多少時候回來呢？你回來的時候，我希望你帶一些支那的果品。」于是他

在這悲慘的夜裏，離別了可愛的家園，踏上了支那的國土。他嘗試過「八一三」的戰爭，也曾參加過「魯南」的戰役，他看見過支那兵大無畏的精神，也曾看見過支那兵英勇抗戰的事蹟，他想起了戰爭的殘酷，他更想起了戰爭的起因，及至他想到這寂靜的夜的時候，他彷彿像受了甚麼刺激似的，他捶了捶自己的胸脯，站了起來，對着這高懸的明月，靜默的想着。這不是四年前的明月嗎？在那時它是照着我雄壯的心，走上寂寞的征途，今日又照着我孤零的身，站在這嶮要的橋頭，昔日它會照着送我的人，在離別的途中招手，但不知今日他們又在怎樣呢？小野三郎不覺流出了幾滴眼淚，繼續的往下想，在昔日的情形，是何等的悲慘，今日的情形又是何等的孤寂，然而這悲慘與孤寂是誰給我的呢？我爲甚麼要這樣的悲慘與孤寂呢？我爲甚麼要參加這殺人的悲劇呢？我是爲了民族爭生存而來的嗎？爲了弱小民族爭自由而來的嗎？不，這一切的不是的，我們的行動爲甚麼這樣的殘忍？一切悲一切爲甚麼全不適合人道和平的正義呢？……他繼不斷的想下去，終於在剎那間，得到了個自心的回答，啊！我不過是爲了軍閥們所驅使而來的，我的孤寂與悲慘，自然也是他們給我的，參加這殺人的悲劇，以及造成慘無人道不適合于正義和平

的舉動，又何嘗不是他們所驅使的呢？支那的城市、和鄉村，在我們未踏上之前，是何等繁榮，一經我們踏上之後，支那處不是頹垣斷壁，廢舍爲墟呢？至于人民的死亡，更不可以數計。支那的飛機，不也是到過我們的首都東京嗎，他們不也是時常打過勝仗嗎，他們爲甚麼不轟炸我們的首都，不虐待我們的被俘者呢？他們處處都是人道和平的表現，而我們却處處與他們相反，姦、擄、燒、殺、無所不爲，唉！萬惡的軍閥啊！你們是殺人的魔王，侵略的魁首，「武士道」啊！「大和魂」啊！你們的精神到那裏去了呢？你們難道是這樣的嗎？啊！現在我徹底的明白了，我已經成爲武士道的罪惡者了，我真對不起支那的士兵，我更對不起支那的國民，他們在四年多的反侵略戰爭中，實給與了我個人不少的教訓，使我明白了支那的民族，是神聖的。是絕對不可侵犯的，任何國家的民族，都不及支那民族的優秀，使我明白了他們是真正維護世界和平的民族，什麼「東亞和平」、「遠東新秩序」都是一味的狂吠，簡直是這些軍閥侵略的開場白，他們不顧正義人道，破壞國際公法，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這區區三島，也說不定不被他們斷送，我遠隔重洋的同胞們啊！難道你們也忍看這祖宗的產業，斷送在他們的手裏嗎？也忍坐視他們這樣的慘無人道嗎？同胞們啊！我們要維繫世界永久的和平，消滅這慘無人道的戰爭，我們只有參加反侵略的陣營，向萬惡的軍閥打

湯七爺

幼 筠

七爺是公子哥兒出身，從小就是洋錢票子堆裏長大的，又嫌七爺最小，真是要星不敢給月亮的，嬌生慣養的七爺，居然在十八歲的時候進入中學，只是不大高興讀書，留級不要緊，這正是換個新環境的好機會，所以七爺只讀了十個中學，高中就學了業，而且居然得別人的幫助考入了H大學。

七爺是個天才運動家，在平津一帶是很負盛名的，不論是球術，田徑賽，都樣樣精通，排球的隔門使許多球場健將稱贊嘆服，籃球投籃百發百中，更是七爺拿手好戲，所以認識七爺的人與日俱增，七爺的朋友也就隨時相長了。七爺的衣食住行無不講求美觀，舒、適、要朋友在七爺面前奉承幾句，七爺就高興極了，講到花錢，毫不在乎。

平津失陷以後，七爺也跑到漢口，雖然是「逃難」可是還忙不了「講究」，到達之後，立即下榻東方大旅社，頭等房間，也倒可以住得，他以為漢口也還不錯，要不是抗戰，那有機會到漢口遊玩呢！

七爺向來是四好主義：「好吸煙，好喝酒，好打牌，好睡覺。」烟是不離口，每飯必有酒，不過非常時間品質上也比較糊塗了，逃難時期既不讀書，又無職業，除了睡覺以外，有打牌是七爺每日例行的公事，唯一的消遣良

法。

不幸的是七爺帶出來的現款一天天的減少，不久即有告罄的危險，淪陷的家鄉不但不能匯款接濟，而且時常來信訴苦，要七爺找點事做，以補救劫後家庭生計，這真使七爺傷腦筋，因為經濟來源斷絕，對於七爺確是致命的打擊，這使七爺以後的花用不得不顧慮一下，於是七爺口銜着香煙，歪着頭，眯着一隻煙薰的眼睛，靜靜沉思，但是，不羈的心情，何容他如此沉思？於是丟掉手中的香煙，倒背雙手，在房間裏踱來踱去，四週靜靜的，只有自己清晰的皮鞋聲送入耳鼓，七爺走到桌子面前又燃起一枝香煙，斜靠在柔軟的沙發上，大腿架在二腿上，眼睛凝視着屋頂！老陳，才進去沒有好久，一定沒有錢，老李，收入不小，可是妻子兒女一大家人，開支又大，不行不行，老王，學問真不錯，能力也不差，可是這個傻瓜，幹的什麼救亡工作，一點油水也沒有，更沒有力量幫助別人，此路又不通，哼！他爲什麼不換個錢多不受累的事情呢！真是傻瓜，我湯七爺是不想做窮，就憑我大學生的資格，不怕找個不到關差事，只是這種年頭，何必呢！不論在那裏躲避一下，能回家鄉就好了。

於是七爺找到一位親戚家作客了，這親戚是×軍×團的副官，家中老小八口人的費用，

都靠這「副官」担負，七爺的四好主義到這裏當然不能實行了，但是在不舒適的環境裏，七爺也生活了兩整年，七爺雖然覺得受了莫大的委曲，可是親戚家添了一位這樣變料的消耗者，兩年來已經債台高築了，七爺還是抱着「暫避難，將來回家」的主張，坐吃現成，所以每當朋友勸他服務，給他介紹職業的時候，他總是「大事幹不了，小事不幹」，但是七爺終於在親戚家發出逐客令以後，自己投身社會，獨立生活了！

七爺是好動的，而且去過體育健將的風格也還在，應該做個雄糾糾的武將，於是七爺毅然投筆從戎，但恨不是軍校畢業，又沒有受過嚴格的軍訓，只好充弄個小差事混混，不久隨軍開上營鐘發了，整天的聽見轟隆隆隆隆的大炮聲，亮亮亮亮的機關槍聲，敵機整天在頭上盤旋、偵察、轟炸，早把七爺嚇得魂飛天外，不辨東西，那裏還敢作戰？他媽的，丘八不是容易幹的，於是爺又溜回後方，另謀他就了。

由於七爺努力運動的結果，居然在×縣榮任兵役科長，做官是有味的，聽說七爺三個月科長，很有油水，但是不知道是七爺的手段不高明，還是上級機關的審核嚴格，不久七爺貪污的案子被發覺了，於是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從此七爺的大名與情形，便無從打聽了。

湯七爺生平不讀書，每日只講消遣，這親戚

掠影浮光

在資溪一帶長長的竹林的深處；我獨自兒坐在紅葉的堆裏，正捧著那本林舒譯的茶花女，一面讀書，一面聽那流水潺潺，輕舟款乃，風景是如此清幽而富於詩意。

忽然一陣微風，送來對岸一個人的喊聲——

「喂！在麼哥（註一）地方咧！」

隨着在我背後有個回答

「啊！亂動！（註二）前頭二丈來遠，在那蘆芒堆下！」

我急回轉頭瞧我背後，一個獵人腰間掛着小葫蘆，荷槍而立，樣子像是在等待，或者是指揮。再看對岸的那個人，他正在檢查他的彈藥，少頃；他開始提着他的鳥銃：是那麼隱身躲影的輕步前進。

又轉眼看蘆芒堆下，數來是一羣七隻的，似乎是野禽，大類都是麻灰色，四隻在招着頸把頭藏在翅膀裏睡著，三隻用嘴梳着牠的羽毛，牠們都是安閒自在，可是眼見那獵人巧捷地鑽進了蘆葦中，只現出一個頭頂和左踵，現在大約在……天呀！只等「砰」的一響，在那一羣野禽附近的綠波，馬上就會成紅浪！

然而到了十秒鐘之後，那在我背後的那一獵人，口中發出怨語——

「一定是洋砲潮刮啦！（註三）……爲麼哥會嚇火！」

正在喃喃，那對岸的同伴從蘆葦裏退出來，那一羣野禽中間的一個，暫見人影，「呱」的一聲把其餘的驚醒，一齊運划到寬的逃到了中流，仍然是七個兒成團的游着，間時啄啄水上的浮食，與張開扁嘴爽快的叫着，再看對的那獵人，只站着呆望，一會之後；向我們這邊揮一揮手，一路罵著：「……娘賣自……」（註四）不久；影子消失在山坡松林之中，同時；也聽得我背後「嘩」的一聲，地上的樹葉「吱擦吱擦」的一陣響，另一個大概也是走了吧！我如是吁了一口氣，繼續看我的書，時而耳聽「呼呼呼」的聲調，來自江間。

註1. (麼哥)

註2. (冒)

註3. (刮啦)

註4. (娘賣自)

武岡方言

1. 即「甚麼」

2. 即「不要」

3. 即「已經了……」

4. 即「罵人之語」

。 驟地邇來半月不靚皎潔日光，惟寒風怒號，冷雨凄厲，冬雪一至，春雪再降當，此家數戶戶蠟炬輝煌時，遍地銀花尤爲豐年徵兆。

昨午寇機三隻經此，散放荒謬傳單，宣揚東亞共榮圈，而南昌城內竟有烟飯百六十餘家，日妓多媚，且三仟人枚，日妓每週檢空身體一次，專供寇兵狎玩，中妓則則准準奸偽軍治遊，強折法幣一元爲日鈔二角四分使用，伙食起碼日鈔一元一餐，百花洲爲軍事區，僑僑豎可出入，僑軍仟人，約有劣武爲兩伯，僑僑士兵常赤手空拳，以皮帶相互毆打，不能相容，寇經商南市者，一週集會一次，謂之受訓，實亡韓故督，司馬昭之心，固非散播傳單之荒妄行動所可衍飾，倭某洋行經理在市經商，已歷兩載，日前被徵往台灣充當寇兵或詢其妻，得如斯之對語云：「你的丈夫到那裏去了？」「不好喇，他被徵到太平洋去了囉。」「去幹啥？」「到太平洋和高鼻子孔補孔補炮擊去了。」「那麼」，他什麼時候回來呢？「沒有咯，沒有回來咯，不好喇要洗他洗他咯」（死的意思）——她一面這樣回答人家，一面拿手巾揩拭自己的眼淚，由此以觀，倭賊兵源困乏，民氣頹喪，無可諱言也。此地以米百元一石、肉二元一斤、白菜一角一斤、鷄二元六斤、蛋一角五分一枚、青油一斤三元、以人烟稀罕，物價尙不十分昂貴，遙憶客歲在竹筴得抽空拜年，今則棲處前麓，目擊寇機蹂躪後鄉城，悽涼之狀！爰呈數語，聊當拜年。

詩 寄夫

侯慎生

是誰給予你這命運？

你這誠摯的書獃子。

一別又已半年，

你於今在苦難中，

換着悽涼，孤寂。

來時，隨着南方的海燕遼遠地走向山鄉，

去時，迎着北國的征鴻孤零地折回永市。

我們送你，

一杯苦酒，

一曲衷歌，

說不出的情懷，

全憑臨別時高揚的五指。

你說，

十多年來，

已經慣於別離。

你說，

你歡喜許多臭味相投的朋友長在一起。

我們相交才到一年，

你於我却最為相知。

當

我們相逢

於今呀！

我們相逢

於今呀！

夕陽下土時，

三支烟管，

三條手杖，

三個不同的年紀；

你為老二，

他為老二，

我算最小的。

在山邊，

我們談過輯川與彭澤；

在水畔，

我們講過莊子與惠施。

你告訴我們大明湖的幻夢，

你告訴我們古長城的美麗，

你約我們戰時結鄰於你的故鄉，

你約我們戰後同往北地。

我們三個人；

他最健談，

你最沉默，

我却無所謂。

當夜深，

我們對吹你着各個自己的烟；

當大寒，

煮着火熱的爐子，

在爐子畔，

我們碰過櫻朗的杯。

於今呀！

於今呀！

於今呀！

立。對着

你讚美這式度，

我却把這式度比你，

你相期，

你要我們建立三民主義文字壁壘。

我們相期，

在同一個文化的岡位上貢獻一點東西。

你說，

你只能偏於理論，

因為你的活感已全被摧毀。

是誰給予你這命運？

你這誠摯的書獃子。

我們相交僅一年，

你於今還在苦難中，

當願狂的鬼子轟毀我們的城墟，

在那個地方，

也許，

你無端給變成了冤鬼。

你的爸媽不用提。

你有着一個遠鄉的妻，

和六七個男女梯形的孩子。

她們給你的惦念，

必然勝過我們的。

於今呀！

於今呀！

於今呀！

於今呀！

我得按押住這不平的心，
 當夜曉或晨朝，
 從古舊的鍋子爐，
 從污黑的旱烟管，
 將擴大你給我們的記憶。

你莫笑我醉了

韓蕪

我醉醺醺地歸來了！
 我的血在沸騰，
 我的心在燃燒，
 我狂歌，
 我叫囂，
 呀，朋友！

請快給我一匹桃花馬，
 請快給我一把榜櫓刀，
 看我跨上駿馬，
 提起利刀，
 雄糾糾地上前鋒，
 槍林彈雨裏逞英雄，
 刀光耀舞日半空，
 風聲殘響響徹狂掃，
 你看他們如山倒，
 你看他們狼狽奔逃，
 呵呵，
 我們的得勝鼓震盪天地，
 我們的國旗在青天白日下招搖，

朋友，
 你看我倚馬倚刀仰首微笑，
 你莫笑我狂，
 你莫笑我醉了！

除夕

雲清

今宵呵，又是一年的盡頭。
 明朝呵，又數上一個新的歲數。
 時間啾啾。
 你衝波激浪的一去不回頭。

流吧，流吧。
 一去莫回頭！
 帶什麼過去，
 要奔流到海呀，才美不勝收。

流吧，流吧。
 說什麼孩子們才有快樂，
 在你洋洋的懷抱，今宵啾啾。
 紅顏與白髮一樣的斟上一杯美酒。

流吧，流吧。

聽陽雀兒在冰雪上啼喚。
 人兒嚼着你的雙手吧，
 一段新的幸福將梅花仁葉綠送放在新的枝頭。

寄江擊節

雪甲

江之瀾來屈折，奔騰激湍流不絕；兩岸
 山僧對峙高，蓬聲落枝木葉；有時水勢浩蕩
 如黃河，洶旋騰浪舟難過；秋風怒號堆白浪，
 行人欲渡無如何；西有丘陵之起伏，北有雪峯
 之嵯峨，豺狼殺人，出沒如梭，繞流百里，烟
 瘴苦多，不發鬱鬱哀怨聲，輾轉奔發浩歌，
 吁嗟乎！發浩歌，揚長東去如龍蛇。

寄鍾楚笙

蘊湘

劉錫鍾楚笙，十年前長友也。倭亂起
 ，五年不相聞，月前自明德寄書來，並贈
 以詩；讀之，余感其憂，見余所跋家藏古
 畫，猶懸壁間，存閱近狀甚詳，並詢是畫
 尚在否？亂離之感，情見於詞，寄詩一首
 ，以答厚誼。

倭夷寇華夏，區宇為昏黑，狐子逞野心，
 瘴欲忘吾國，抗戰奮全民，堅壁同金石，
 感流離，人類正荆棘。我來雪嶺下，備書且藏
 拙，友朋苦分數，音信無由復。故人遇我厚，
 入夢明相憶，尺素並瑤章，靈讀心神懣。辱承
 相問訊，老母幸康悅，有女愧中郎，大衍虛子
 息。客冬避兵燹，藏書化灰劫，古畫亦同燼，
 丁口免金華。生草日艱難，筆耕管乏食，民族
 能復興，忍飢亦安適，君為後凋松，巖巖泰山
 立，板蕩見忠貞，疾風同努力。

文化軌跡的前進與中印反侵略同盟

王鑑清

自暴日發動太平洋大戰，兩月之間，連陷香港，菲島，星洲，毀珍珠浴，大有益風捲落葉之勢，所謂民主的強國家英國和美國一時都失敗了。於是中國和印度便為世人所重視。而最近我總裁赴印，中印更趨合作，共同堅決的抵抗侵略者，於是這兩大被壓迫的民族竟成爲反侵略的中心領導力量；世界的真文明將賴他們維護與創造了。

惟中印之有今日並非偶然的奇跡，而是歷史的必然的結果。一般論者多著重於橫的方面，從地理形勢及人力，資源等說明其偉大和重要，而忽略了縱的方面，這兩大民族的偉大的力量實植根於其博大高尙的文化之野，那樣是不足顯示這兩大民族在今日給人類歷史的光明進步的決定作用的，我們應該站在文化的觀點上，依下列四點來予以探討，循源溯流，才能得一個全面的真切的認識。

(一) 近代文明的偏廢與侵略者

西方有一個哲學家說過：『現代的文明不過是一層美麗的泡沫；發穿了這層薄弱的泡沫，就露出罪過』，所以許多世界文化著眼的人士目擊人類自私自利，處心積慮以準備擄殺的野蠻與愚昧的不禁情形，都禁不深長太忍着人類科學之過度發達，而管理與應付科學的人類精神修養和政治制度却不曾追上，以致物慾橫流，不平日甚；而有一九一四年的歐洲大戰，經此創痛巨深之後，無論戰勝的或戰敗的人都依然盲目的前進，不過二十年遂又有今日的世界大戰，犧牲慘痛更千百倍於前者，此中原因固不一而足，而變其總因乃在所謂現代文明底本質不健全。因爲人類科學與技術發展到了今日，較之英國大憲章，孟德斯鳩法意，盧梭民約論與美國憲法出世的時代，相去已不可以道里計。以當時的背景所產生的政治制度——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猶欲範圍此形移變的世

界。故雖竭盡補直救溺的法術，亦徒顯其心勞力拙而已。更何況自命爲現代文明領導的日爾曼，撒克遜，曠丁諸西方民族的思想行爲一向都是役於物而不羈不厭的唯物主義者。走上今日悲慘不能自救的絕境，自不能不說是必然的吧。

吾人試一溯此文明之源流，當可毫無疑惑於吾人此一認識。

十五世紀的文藝復興誠爲人類文明拾頭的一個偉大的勝跡。在此時期中產生了英國的大憲章，使歐洲重入於自由時代。同時馬可孛羅之東來，歐亞交接遂逐漸頻繁。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見美洲。一四九六年達加馬航行至印度。又二十年，麥哲倫環行世界一周，從此人類謀生之領域陡然開拓，人們似乎有自由而充分發展的機會了，於是大規模的移民運動開始邁進，人類（至少是歐洲人）共求生存物質要素由此來了一次大的擴張。

其後一二百年之間，科學和精神思想亦因之突飛猛進。十七世紀之中牛頓博士發明力學，一六三四年法蘭西學院成立，一六六〇年倫敦皇家學會成立。一六六五年發行學者雜誌，而孟德斯鳩法意與盧梭民約論也先後於一七四八年與一七六二年發出了人類的福音，而當斯密於一七七年更出版資本主義的經典原富，並在這時期的前後世界上有了鐵廠和紡織機，而瓦特第一次蒸氣機於一七六九年得到專利，尤是激發人們的物質生產力。

由是思想和發明開出了燦爛的花朵，宇宙本體的神祕色彩剝削了。人類征服自然的方法更見進步；而人與人相處之間有爭自由的怒潮激盪着，澎湃着。一直到十八世紀末，人類兩種所謂民主政治的文獻——美國憲法與法國人權宣言乃應運而生。

但是自此以後，一方面人類文化的一面——科學的物質要素還是

繼續的激進演進，一方面世界的殖民地逐漸的受到限制，一八二三年美國發表門羅主義一八六一年意大利統一。一八七一年德國統一。一八七六年開發與北非洲之國際聯合組織告成。一八八二年英國勢力伸張於埃及，另一方面人類征服自然的本領更高了，一八〇七年福爾敦第一艘輪船成功，一八二五斯拖克敦鐵路通車，一八三一年法拉第發明了電機，一八五八年橫渡太平洋之電報成功，一八九五年某琴發見X光線，一八九九年馬可尼實驗發明無線電報波過了英吉利海峽，一九〇三年賴特兄弟飛行成功，於是世界富源的開發日益精深，世界的交通日益迅速。人類爭取幸福的心靈也因之而強大，這一切顯示着人類文化底社會組織的這一要素必然的要有一個嶄新的形態，才能相互的應和着，而這一新新的形態又必然的是要以徹底的自由平等為其原則的。但是西方民族根本地普遍地缺乏了，「民生為社會進化的中心力量」這一道理的深切認識，又一向為「物慾」役使其思想行為，因之沒有「恬靜達觀」

這一人類求共同生存必不可少的修養，以致野心者為暴厲恣睢之邪說，獨制一民族之獨尊，而實藉以逞其奴使他民族之野心，並奴使其同胞，其毒禍之慘烈，當非洪水猛獸所可以比擬，號稱現代文明的最大柱石不列顛帝國就是這樣的奴使埃及，非洲，印度以及我國；而揚其撒克遜民族之光輝，幾千兩百年了，於是「狡馬思逞者，何國蔑有」？日本小醜的東施效顰，尤其是德意志的憤然而起，自彼斯麥以至今日的希特勒皆可作如是觀，一面鼓吹其極端國家思想與民族思想，一面用血以補鐵之不足，更奮力實行其極權政治，講求經濟統制與政治效率，所以希特勒登台不到八年之久便能席捲歐洲，世之列強如英蘇無可如何，而遠隔海洋的美國亦起而戒備。

雖然法西勢焰尚兇，但吾人必能否定之，今之國際情勢論者認此為人類歷史之逆轉，筆者却以為是西歐現代文明底毒計之當然的癥結，西歐有這見的人士於一九一四年之慘痛教訓後，已有覺悟，大聲疾呼，然不足以敵其歷史文化積結而來之惡性壓力，故又有今日其過於中古時代之黑暗向全世界襲來，今欲消滅此一黑暗，必須有另一高尚博大而又

具有悠久歷史為多數人羣所實踐的文化振發其深藏廣覆之光榮而後可茲幸世界早已有此高尚文化。且其偉大的力量現在已通過一切被壓榨的人的心，而向其中心的領導地位突飛進進。

(二) 反侵略陣綫內在的演變

今日的侵略者是現代文化腐敗底當然產物，已於上文歸納地說明，同時今日之反侵略陣綫之內在各分子之質性強弱不同亦顯然可見，因此這侵略陣綫必然有其演變的過程，現在可分四個時期來說明：

(一)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武力侵入我東三省，在十六小時內，侵佔我寬城子，遼陽、長春等十八個重要城市，是為侵略者大舉以圖侵入我國之始以英人誤用「西門主義」，致各國有意制裁，亦不果行，直至慕尼黑會議後，張伯倫揮其一紙出賣捷克的協定，揚言「摘來了這朵安全之花」的時候，為反侵略的黑暗時期。

(二) 英國幾經血的教訓，毅然全面對德作戰，是反侵略的萌芽時期，雖然英國仍未認清反侵略的全貌，對日曲予優容，如封鎖海疆路等。同時倡社會革命的蘇聯居然又向希特勒妥協了，這些都顯出反侵略者相互間的裂痕。

(三) 迄去年馬尼刺，莫斯科，香港的一串會議，便是反侵略陣綫的形成期，而直至日美談判擱淺，日寇猛犯太平洋時，才堅定而嚴肅了這一陣容，雖然莫斯科會議未曾邀請我國參加，而美與倭之談判原來是協以謀我的，只因我有將單獨抗戰到底的堅強聲明，才撥開了漫天雲霧。

由這三個時期的演進，我們可以歸納出一些什麼理論的根本認識呢？最重要的有兩點。(一) 反侵略的立場最堅定？(二) 反侵略的力量是否以精神力最為領導。

我們可不過疑答覆：(一) 是中國的立場最堅定。(二) 是精神力最為其領導，而立場最堅定的精神力也愈大，總括而具體的說：誠如拉鐵摩爾二月十七日在華盛頓對其國人廣播之言曰：「中國不但不但于同盟

國之間佔有重要地位，而且是民主運動之領袖。

(三) 中印合作底歷史文化的意義

中國和印度在政治上的接觸，雖然是在英國侵入印度以後，中國和印度的文化交流，却遠在兩千年以前，印度文化的最高峰——佛教尤為中國人士所樂於信行，所以這兩大民族的精神早經是光明的一致的。何況他們在現代史上更一樣的為爭取自由與平等，而寫下了血光相輝映的悲歌的稿幅呢！中印兩大民族同有着數千年悠久的歷史，在古代在今日又同有着舉世無匹的聖哲與導師——中國的老子和孔子中山先生和蔣委員印度的釋迦牟尼和甘地。他們的教訓已普及深入於他們億萬人民的腦海。他們的教訓從全人類生活實踐史中更逐漸的證明了是最合於全人類共同求生存幸福之哲學理論。他們理論的基點却極簡單，就是「不役於物」與「反對壓迫」。現在蔣委員長領導的抗戰到底與甘地一向所倡行的不合作主義同具有何等偉大的充塞天地的精神力量！中國的抗戰和印度的獨立運動同是世界空前的艱鉅工作，他們不獨要打在武力上十倍倍優越於他們的有形的敵人，簡直是在進行着人類文化進程中潛積的毒汁的濺濺，他們不獨要掃滅可惡的兇暴者；他們更要喚起可憐的物慾的仇迷者。他們，這時代的兩位巨人，却都能以至不變應萬變的偉大精神，逐漸的開辟了他們民族以至全人類的光明大道。這就是佛老之教，孔子之學，中山先生之主義的具體表現，這也就是其全民族有極深宏的哲學修養（雖然或大半是不知其然為然的）才能做到的。我們試問法蘭西，捷克等兵精械足，何以不戰而屈或一戰而亡？又試問船堅炮利，資糧充斥，一向稱霸於世的英美又何以敗於區區日寇之閃擊？而中國以最後的武力獨戰五年，而且能愈戰愈強；使彼學得西洋物質文明的，雖披堅執銳，而只陷在泥潭中動彈不得呢！再看印度雖不滿意英國，而對軸心盤惑却不動心，毅然向一切侵略者反攻，這又是一種怎樣的力量，這不能不說是他們都只有那像泡沫一樣美麗的現代文明，而印度和中國所有的是人類前進的真實的求生哲學吧！我們明白了這些事實，我

們就不難了解尼赫魯所說的：「蔣委員長印度之行，是最有歷史意義的名言。更進而體認得蔣委員長告印度人民的」——「中印兩國國民之德性，幸而有一共同之特點，即兩國均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相崇尚，所以吾人之傳統精神乃不惜犧牲自己以達其救人救世之目的，我中國對於此次戰爭亦即為此犧牲精神之表現。故毅然參加反侵略陣綫，此非僅為爭取中華民族之自由，乃實為保全人類之正義爭取全人類之自由的偉大詔示了。」

(四) 新世界的創造

由上文的推論，我們知道中國和印度的合作抵抗侵略者，是歷史文化必然的結果，泡沫一樣美麗的現代西方物質文明，及其毒汁之癩——法西侵略主義，必待「不役於物」的東方文明來調濟來沖蕩，已由事實逐漸地證明而不容否認了，再看總理詔示我們的更怎樣的明白，他在民族主義中說「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研究中國哲學，甚至於研究印度的佛理，去補救他們的科學之偏」，英國的大哲學家羅素也有一段話：「我們常看見白種人無情的侮辱中國人，而中國人竟以鎮靜的態度接受，而不自辱其身的以無禮還無禮。一事，真是一個恥辱，西方人却常認為這是中國的弱點，其實這正是中國人的力量，以這力量中國便已征服了他所有的敵人」。我們的反侵略，積極的是要創造出一個全人類和平幸福的新世界，「我們不獨為求勝利，亦且具有高尚遠大的政治理想」。《拉鐵摩爾論中國抗戰》全世界的反侵略的人士必須堅決的把握着這歷史文化的重心，則今日的反侵略大戰才能獲得真實的勝利，才不會像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的白犧牲了幾千萬人的生命，無算數的財產。而只給予此次以更大的慘痛。想當這一責任的領導者，即是佔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強的中印兩大民族，並且在偉大的領袖指導之下現在既已合成為洪流，必能勝任愉快。

羅素又說過：「中國固有的文明，和我們的文明之間，在現在之中較為好的文明，或者把原有的文明毀滅了，而將美國的來代替它，這尚是一個疑問」。我想這一疑問是不難作肯定的解答了。

聲韻學·韻書之今古觀

侯恨生

在小學部門中佔有一個重要地位的聲韻問題，從漢代一直到現在，中間經過一兩十年的歷史，和無窮學者大儒的研究，雖經種種困難，等呼以切韻圖，算是非但沒有相當成績了。中國研究聲韻之學其所以如是之盛的原因，可以分爲兩方面來講：

第一、由於提倡經學的原因；中國經學，類多周秦以迄之於籍，古代中國之文化政治經濟哲學教育典章制度以及社會之隆替流變之痕迹，治國安邦之大典，多包括其中。故欲從事古代各方面之研究，不得不注重於這些故籍的文獻，（以當時鋤頭考古學未明之故，所以不得不花費全部的精力在這種笨拙的工作上。）而這些故籍的文獻，又多係當時的古文篆籀等文字寫成，欲訓詁名物，就不得不在死板的文字學上做工夫。但文字本身的流變是很大的，它所包涵的形、音、義三方面的變遷，要能認識得透徹而且淺明，又非得要從它的音韻方面着手不可，因爲字音的通轉實爲形義二者變遷之樞紐，因着這些原因，所以文字聲韻的問題之研究，就爲歷代學說家所注重起來。

第二、因爲故籍的文獻，爲歷代士階級所必需研讀的基本書籍，以中國幅員廣大，南北之口音各殊，故於標準之必修書籍，不能不規定一致之音讀，以免分歧或淆混，故漢儒注經，有讀若，讀如，讀爲等之說明，陸法言切韻序說：「……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關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擇選精切，除前疏略。……」最近，復有從事中國各地方方言音之研究者；如胡以魯分之爲十種，黎錦熙之分爲十二系，都是着重在字

音之分析和研究，由上面的原因，我們也可以看到聲韻學本身的重要。（民國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教育部公佈通行之注音字母三十七文，亦全在這方面做工夫，不過它的含義更爲廣泛更爲重要了。）

以上算是中國聲韻學發展的原因的一個粗枝大葉，因爲它與本文所論的韻書究竟有關，故僅僅浮光掠影的地加以說明，同於本文所論又非欲於聲韻學原理加以精微的研究，故不多及。爲著敘述得當，所以又不得不加上及產生韻書之母的聲韻問題。

中國古代對於字音之分析，原不如後代之繁瑣精微，這固然是由於當時口語之簡單，文字之缺少，並且當時讀字，沒有平上去入四聲之分，所以周秦以前之故籍，（類多韻文，即先秦諸子之文，亦復如是。詳長沙羅庶丹諸子學述，不贅論。）用字輒以聲通押，（一讀詩三百篇便知）另一方面因爲當時沒有韻書，（極精思路之枷鎖。）讀用文字，純以口頭韻爲規範，故周秦以前故籍文字之美，至不可言，而其成就，亦至登峯造極，嘆爲觀止。及漢以後，四聲興，韻書起，而文字反無足觀，這原因，實是一爲人類之思想及文字之本身豪無桎梏之痛苦，可以任情放逸，暢所欲言，一爲人類之思想及文字之本身感受重重桎梏之痛苦，不能通達施展，以致感歎狹隘之故。根據這些原因，我們對於一班研究音韻有所建樹的學者大儒以及聲韻之本身，就不得不恩怨並歸知我罪我了。

陸法言說：「欲讀文籍，自可滑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這話雖有相當見解，但我還嫌他說的不够澈底，我以爲：欲詳研故籍，或誦讀古代之文，以至建立極精細之聲韻學系統和原理，自可辨其文字之清輕重堅守聲韻學所規定之所規定之極繁縟的範圍，（如紐，攝，等呼，反切等信條。）欲創作有價值能優美之詩文，不妨突破甚至操

案此種範圍，而以古代遺四聲通押不拘韻目（根本無韻目）（此指新體詩文而言），或同聲通押。（此聲指平上去入四聲（不拘舊的韻目，而另編定一種適用之新韻書之韻目，作為根據，（此指舊而詩文而言）。）使能因循其思路，加強其創作之能力，而不致為極狹窄極繁雜之韻目所困，而毀壞其創作慾，然後才能有偉大之創作物產生，（此雖近於怪論，其實並不足怪，蓋天地間每種事物之變流，莫不有其流變之史實及形態以及必然之趨勢，揆之聲韻以及韻書之流變，何獨不然，昔西哲黑格爾氏分人類歷史為正，反，合，三時期，若以此原則施之於聲韻及韻書之變遷，即周秦以前為正，漢以後為反，今日則合也）。如果，一方面，如今日少年之論，以為聲韻之學，尾填無用，卑不足研，馴至嗤之為不足一顧之朽具；一方面，如舊日腐儒，硬要遵守聲韻之門戶創作詩文，甚至採用古韻，通行之佩文詩韻，（平水韻包括在內）。為不足顧，彼此傾乙，攻訐不休，那又未免都是侏儒之見了。

其實，照我所以為的原則，則研究聲韻部門之專家，儘可走入牛角尖之失，創作詩文，（新舊並指）之創作家，儘可採用新編韻書韻目同聲字，甚至四聲通押，或根本不用韻目，一一作專門深入之研究，以極其至理，建立嚴肅之聲韻學理論系統，使中國國粹（通達時髦如××之流所否認的）。得以保存，一以作放情之創作，以發揮其至情，產生極有價值之偉大作品，使中國國文，發生其偉大無匹的光輝，（此指舊）或使中國文壇提高其國際間之地位，為世界文壇有所建樹；（此指新）兩者原皆相得益彰並行不背的。（惟作者於此，竊欲有所聲明，作者於聲韻學，雖無高深修養，然亦稍交藩籬，於新的文學理論，雖不能算怎麼高明，然亦如今日少年，略聞一二，我很知道，我的這種理論的提出，是與遭到新舊兩方面的指責諷罵而兩面不討好的，過去曾經教我的老先生，曾獎譽極大，實為孺子不可救藥先聖至道，現在的少年們，會要張目努嘴，嗤為腐朽皆庸，可是罵聲愈厲，理論是不可不說清的）。

在這裏，我想這要將中國聲韻學各時代變遷之情況加以說明，然後

再歸納到我所要說的韻書產生的歷史上面去，這樣，似乎來得有系統點。關於這個問題，錢玄同似乎說得比較可靠，他在他的文字學音篇上面說：

「古今字音變遷者甚多，試就可靠者言之，可分六期，茲用世界通歷（俗稱西歷）表明其每期起迄，而附註帝王之朝名於下，以使參考」。

第一期、紀元前十一世紀——前三世紀（周秦）

第二期、前二世紀——二世紀（兩漢）

第三期、三世紀——六世紀（魏晉南北朝）

第四期、七世紀——十三世紀（隋唐宋）

第五期、十四世紀——十九世紀（元明清）

第六期、二十世紀初年（現代）

以上所述各期之起迄，非有精密之劃分，但略示其界限而已。

茲將各期不同之點，略述於左：

第一期、此期之音，習慣上稱為古音，以無韻書之故，自來皆不能詳言其真象，近三百年來，治古音者輩出，據詩經、楚辭、諸子、秦碑用韻之處，及說文解字，參校解訂，而後此期之音，乃炳然大明，原來古者諸聲字之音讀，必與聲母相同，聲母在聲韻，從其聲者皆與之同韻，此期字形，尚用籀篆，體正聲韻，故雖無韻書，而文中用韻之界限甚嚴，欲知此期音韻之大概，可參攷段玉裁自六書音韻表，嚴可均之說文聲類等書。

第二期、此至承第一期而漸變，籀篆省為隸草，則字體淆亂，諸字之聲，漸漸不可審知，而韻書未作，字音無標準，用韻甚寬，今觀漢人所作之韻文，猶可知其大概。

第三期、此為韻書之初期，周秦以聲母為標準之法，至此已全不用，而字音任情變易，則妨礙甚多，故韻書興焉，作韻書者，擇字定聲，記以反切，此與今之希望國音統一者，命意相似，此期韻書，（即音韻類集諸書）今無存者，不知其分類分紐與後來之廣韻異同如何？今據

以考此期字音之反切者，惟陸德明之終與釋文而已！

第四期、此期為韻書全盛時期，切韻、廣韻、唐韻、集韻四書，為此期最有價值之韻書，今切韻，唐韻雖亡，而廣韻集韻俱在，廣韻一書，兼該南北古今之音，凡平仄、清濁、洪細、陰陽諸端，分別甚嚴，今日欲研究古音，當以廣韻為階梯，欲擬定國音，亦當以廣韻為重之參考物。

第九期、廣韻（集韻大致相同）之音，兼該古今南北，以之審音，則信矣矣，然此韻繁多，實際上斷非一人所記盡讀，故在應用方面，不能不有他種韻書發生，此期文學，以北曲為主，於是更有以北音為主之韻書發生，如元為海清之中原音韻，及宋斐軒詞林韻粹之類，彼時惟古用代死語所作之詩，尚沿唐宋之舊韻，至用當時活語所作之曲，即用中原音韻一派之新韻，此項新韻，其始源雖於方隅，然其密伏之勢力極大，明初之洪武正韻，即本於此，明清文人學士所作韻文，多喜斥排正韻，仍守唐宋之韻之舊，然唐宋舊韻，雖時時爭持於紙上，而實則節節失敗於口中，此六百年之普通口音，即為中原音韻，洪武正韻等韻書之音，其故論此期南北一，交通頻繁，集五方之人而共處一堂，彼此談話，必各犧牲其方言之不能通用者，而操彼此可喻之普通音，此普通音之條件有二：一、全國中多數人所能發之音，二、統韻最簡少之音，多數則易普及，簡易則易習也。就南北中三部中而擇取合於上列二條件之音通音，實為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及江蘇安徽北部之音，因此類之音，統韻最為簡少，而其所佔區域，則甚為廣大也。（此類之可況稱曰北音）由此而發生一種普通語言，即俗稱官話者是，官話之名，甚不雅馴，或即以此為京話，尤非其實，則實屬普通語言，為六百年來一種不成文之國語。

第六期、近二十年來，國人有感於中華字音之無一定標準，為教育前途之大障礙，於是守王照之官話字母，勞乃宜之簡字譜發生，欲以音標之形式，代舊日之反切，其意甚美，惜其以京兆一隅之音為全國之標準音，而所作音標，又不甚美觀，未能通行。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教育部開讀音一統會，徵各省代表，審定國音，遂擬定注音字母三十九

文，音讀沿第五期之趨勢，以所謂北音為準。自此以後，中華字音，斷脫離韻書時代，而入音標時代矣。會事既畢，由會員吳敬恆編為國音字典，其書今已告成，……今後國音國說之統一，音標是書矣。

依上所述，此不期又可分為三期，即第一期合第二三期為一期，以第二期包括於第一期之中，此期之音，以聲母為準，第三第四合為一期，以第二期包括於第四期之中，此期之音，以韻書為準，第五第六合為一期，以第五期包括於第六期之中，此期之音，以音標為準。

錢氏之說雖審，然不無可議之處。
章亮夫著中國聲韻學，於錢氏之說，頗有是非。他在錢氏所主張的第一期下加案語說：

一按自來古韻學家，解釋古韻之方法，皆但從韻的方面着手，錢氏亦不免此做，其實諸聲字之音讀與聲母，決非僅有疊韻之變，不論從理方面之解說音，事實方面之研究音，雙聲關係，決不輕於疊韻，余有古聲考一書，考此事甚翔實，故錢氏所謂諸聲「音必讀與聲母同韻」之言，尚不無缺憾，（清人惟錢大昕明此義，近世章餘抗先生太炎，斯實先生季剛亦考古聲，然皆非為諸聲字之聲母問題作也）錢氏又云：「此期字形，尚用籀篆」按許氏說文之籀篆體各字，是否即足以代表周秦一切文字，尚屬疑問，故以今存許書籀篆，定周秦古音，亦一危險事，余玉靜安先生，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史記所謂古文說，漢書所謂古文說，說文所謂古文說，說文今序籀文合以古籀說，史籀篇疏證序，西吳徐氏韻譜序，諸文及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序」。

章氏又於錢氏所主張的第四期「今切韻，唐韻雖亡」一語下於所著中國聲韻學第十二章第五節裏加以反駁說：

「唐以前韻書之存於今者，於陸法言切韻，則有燉煌所出唐寫本韻，凡三種，現藏巴黎國民圖書館，海甯王靜安先生曾為寫印，而唐女仙吳彩鸞寫王仁昫刊穆補缺切韻，則上虞羅氏又自內府景得（原本今藏故宮博物院）印行於世，於孫涵所韻，則藏吳縣蔣氏家中」。

我對於錢氏之說，尚有幾點申辯和補充。

茲簡述於下：（其詳容另文專論）

第一期、錢氏以為當時雖無韻書，用諸聲字之音讀，必與聲母相同，故無韻書，而文中用度之界限甚嚴，這點，如果站在錢氏的立場，當然無不合之處，不過，我是根本反對的，周代去殷不遠，根據殷墟出土之龜甲文研究，殷末始為中國文字之形成時期，此為今日世界一般研究中國新史學者所承認者，錢案如山，任何人當不能動搖，至於有周，文字當尚極簡略，字體向未十分完備，絕不能有良好之文字學常識為之詮說，（許慎說文解字序引周官六書之說，周官晚出，恐不可靠。且當時人智尚未十分徹底開化，必不能有良好聲之韻學常識及修養，深知諸聲同母若錢氏之說者，今據故籍（六經）以觀，則其中文字，或系自記當時之口話，歌謠、頌詞、誥誥、典規、文物、或系以短語（不完備之文法語句）縮記當時之見聞事物，此時文字之作用，僅等於一種符號，並無後日之理論之深，（六經本身，是否皆史，尙成問題，其地又何用說。縱令六經皆史，則六經文字之形音義三者之詮釋，起自漢代，當時並無是說）。必不能如錢氏所說之巧妙，我以為當時既無韻書，則一切詩文（概括六經）皆係暢所欲言，毫無其他牽涉，故能成為極美之文，至其中之文字，能形成極美之向聲論，亦為極自然之口頭韻，（根本無心用韻，因人類之發聲，能本能地發生一種合節與合聲讀之自然聲音，此猶小孩之嘔，必哇哇成韻也）故無西聲之分，通押齊奏，錢氏之說，恐怕是太迷信六經皆史以及許書所致的緣故。

第二期、錢氏以為此期猶篆者為草草，字體淆亂，漸漸不可審知，韻書未作，故任情變易，用韻甚寬，本來聲韻學的立場，這種說法，是很對的。不過我們得知道，當時字體，雖變遷甚大，然亦有學者為揚雄輩能識口文奇字，依我看來，當時能究字根能釋語源之人，尙不止揚雄一人，不過歷史上沒有紀錄罷了。我覺得凡人用韻甚寬，不一定必為錢氏所述理由，也許，就因為當時文字之士能夠有很好的見解，突破極構思想的藩籬，把聲韻學看成了一種專門性的學問，而於詩文用韻，能夠擴大變通其範圍，故使人詩文，能够超越後來諸代，這點正是他們見得到的地方。

此外，錢氏於第六期中說：「自此以後，中華字音，將脫離韻書時代，而人於音標時代矣。」在這裏，我想補進一點意思，中國字音，自注音符號通行以後，誠已由韻書時代，脫離出來。進入了音標時代。當我們在舊的創作還沒有正式被歷史宣佈死刑的時候，似乎有一種新的合

於邏輯理論的不會枉藉人類思想的韻書，還是值得需要的。

中國韻書的編纂，始於魏李登聲類，晉呂靜之，而作韻集，此後復有周彥倫四聲切韻，夏侯詠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韻，杜彥麟卿略，惟皆散佚無存，今可考者，以隋陸法言切韻為最早，切韻雖亡，（最近發現多種，皆殘闕不全）然唐孫愬之唐韻，宋陳彭年等之廣韻，丁度等之集韻，皆依據切韻舊目。唐韻雖亦亡佚（近有發現，亦不完整）。而廣韻集韻，固流行人間，故法言舊目，猶有可考。此外尚有真英公古文四聲韻，小徐（錯）篆韻譜，大徐（鉉）改定篆韻譜，李舟之切韻，宋劉淵之平水韻，金韓道昭之五音集韻，元熊忠之韻會舉要，周德清之中原音韻，及孫奕軒詞林韻粹，明初之洪武正韻，清之佩文詩韻等。

以上各書之韻目，類多不同，或併或分，或雜或異。今日通行之詩韻合璧，詩韻集成，白話詞韻諸書之韻目，又多半本之中原音韻，佩文詩韻等書。（我本林井中國聲韻學通論，章亮夫中國聲韻學）。此中國歷代韻書變遷之大略，學者不可不知道的。

今日通行之詩韻詞韻，在聲韻學上原無高度之價值，為一般研究聲韻學者所鄙視，不過，它們在歷代詩詞的創作上，是有着不可磨滅的功績的。（其實應恩慈並歸）。

我以為：詩詞這東西，（不論新舊）牠是一個人的意象，性情通過形象（文字）而表達出來的東西，如果事先或事際有一副枷鎖套住了它，是不會產生較好的作品的。今日通行的韻書，就是這末一副枷鎖，所以，我主張搗毀它，把韻書裏面凡屬同聲（指音讀）的韻目如：「東、冬、真、文、元，（一韻份）庚、青、蒸、侵、一，（餘上古人類推）等。無條件的合併起來，（根據注音符號所標出的音讀）（韻裏面的紙目，據等呼，反切，輕重，洪細等問題，一概不管，留着專供專門研究中國聲韻學之用）。詩詞不分韻書，同用一韻。這樣一來，一則可以統一全國字音，一則可以減少創詩詞者之無限麻煩手續，從而可以提高他們的創作能力和作品價值。

作者過去從事舊的詩詞寫作，每為韻書韻目所苦，常至因一字之韻目問題不可通押，而另換一不關痛癢之字，當時對韻書即已懷疑，其後學寫新的詩歌，每不用韻（擬或用韻，亦四聲通押）。然年來批閱學生寫作，雖喻以破壞舊韻同聲通押或四聲通押之義，總是鬧不清楚，筆墨握筆，苦不可言，謹提供區區意見，以待時下通人之研究。

論滑翔運動

長鳴

「無防即無國防」、「無國防即無國家」，空軍在近代戰爭中，是操勝利的因素，爭取光榮戰果的有力條件。但是，強大空軍，訓練在滑翔飛行上，滑翔運動是訓練航空人才的初步，要樹立強大的空軍，要使航空事業普遍化，技術普遍化，首先要練習滑翔飛行，滑翔運動是使舉國達到航空化的橋樑，然後才有堅實的空軍的基礎，才够得上談國防建設。

本來人類的飛行，最初是由滑翔而發展的。滑翔機的產生，遠在一八六〇年以前——如美國人蒙得哥美利、英人比勃齊、法人陳乃鐸、德人李林塔等，都耗費一生精力，專力於飛行的實驗，直到一八八〇年前後，航空已有顯著的成功，同時空氣力學，翼面力學，都有相當的貢獻，尤其是李林塔兄弟算成功了，曾完成過滑翔機四架，在空中滑翔數百次，已是獲得相當的滑翔距離與高度，成爲征空的巨人。自從滑翔機經李氏兄弟實驗成功後，科學家相繼研究，一九〇三年美人拉之兄弟，進而發明了飛機。從此，滑翔飛行和動力飛行才分立起來，滑翔飛行甚至被人們忽視。誠如李林塔兄弟說：「現代的飛行，不外是人類被一種強盛的動力在空中拖着飛去罷了」。結果，航空的真味失却。滑翔運動是具有翱翔風趣，恬靜悠閒的風味，不但是鍛鍊堅實體格，同時是建設強大空軍的初步。

當德國第一次歐戰失敗，外受凡爾賽條約的約束，內因國力的凋敝，不能有廣大空軍的建設。但是，滑翔飛行，却被德國提倡，用作訓練空軍的基礎，由於政府熱烈地倡導，人民樂意地接受，德國的青年，都很榮耀地佩着一個美麗的滑翔證章，德國航空部長戈林也誇耀着說：「每個人都要到空中去」！滑翔飛行在他們作爲一種普通運動，所以，德國不到二十年，又重掀起第二次歐洲大戰，絕對不是偶然的。

空中飛行，有些人視爲畏途，其實，航空不能與舟車相異。舟車有時一樣發生危險，我們不因爲有危險而終止我們的旅行，滑翔飛行我們不認爲他的危險性估計得過高，正與我們日常相信舟車安全一樣。我們練習的態度，要如陳立夫先生所說：「我們在青年時期，幾乎人人有一種絕塵而飛，不受羈絆的心理傾向，所愛好運動，如高度或速度的競賽，皆由於一種欲於最短時間控制最大空間之心理來鼓勵，而且吸引我們參加與學習，跑跳運動尚且如此激勵青年的熱忱，何況航空之俯視塵寰，飛越萬里」？所以我們需要寓滑翔於運動之中。滑翔運動，不但可以鍛鍊身體，力學氣學等智識，都會自然而然的增長，習慣了怎樣去找尋上昇氣流，使能高飛到雲層以上，不受機器的約束，不怕暴風雨的侵襲，既可減少學習時間，節省汽油，滑翔飛行是對動力飛行最有效的補助與價值。

滑翔飛行，在空軍上，似乎無多大重要，可是要充當一個飛行員，却要從這兒練習入手，同時應付環境的一點機警和達成任務的高度耐性，也須要練習滑翔飛行，滑翔飛行是建設空軍的一種步驟！

滑翔運動是現代青年極好的運動，它可作爲空軍訓練的初步，所以，領袖令航空會、教育部、及三民主義青年團，會同組織滑翔運動總會，並親自領導。是凡全國國民，尤其是青年，都要遠觀世界大勢，近依抗戰經驗，上體領袖意旨，及自察對革命所負的任務，努力使此運動光大起來。我們要建立強大的空軍，對頑寇「轟炸報答以轟炸」！

最後結論是：

鞏固國防，建築在強大的空軍上；
強大的空軍，訓練在滑翔運動上。

論如何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

馮雪山

一提到中國的民族問題，人們就會想到「民族自決」，所以「如何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也就是如何認識「民族自決」的問題：本文所要討論的，就是這方面。本來國內各民族自決是一個具體的事實問題，建國大綱第四條有如此的明文規定：「其五為民族，故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之能自決自治」。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也這樣說過：「國民黨收斂重宣言：承認中國國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實行三民主義唯一的政黨，既公認各民族的自決權，對於扶持各邊區民族，使之能自決自治，當為其應有的使命。固勿庸懷疑；其所以主張組織「自由統一的中國」，乃在於本照三民主義的政策，以期國內民族自決自治之實現。而民族問題所以遲遲不能解決者，因受了客觀環境的支配使然。明白了這一點，然後我們對於國內民族自決這一問題，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現在就與本問題有關的各方面，作個梗概的論述，以供讀者參考。

一、民族自決與國族自決

現在一般人往往把「國族」與「民族」混為一談，以致翻語時生。其實由學術見地言之，二者不應混為一談。民族乃原其始，國族乃重其成。民族以人種，語言，文化為素質，由歷史之演進，種漸同婚，書漸同文，車漸同軌，諸民族漸可形成一異域同體之國族。然國族之基調，尚不祇此；國族團結，首在政治之統一，經濟之連鎖，文化之互倚，與夫傳統心理之同情一致。故「國族」與「民族」在學術上不必強同；民族異原，亦無礙於國族之合流總匯，一體團結。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的

體質與文化，在歷史上都經過與漢人多次的混血，同為構成今日中華民族的元素。國父在民族主義第一講裏面說：「就中國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徒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風俗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又說：「按中國歷史上社會習慣諸情」；我可以用一句簡單的話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可是以知道我國的大多數人是漢人，而這裡所指的漢人，在歷史上看來，它包括有滿、蒙、回、藏、苗、僑、黎、西番、僮僮……等民族的成分，（詳見林惠祥著中國民族史）經過數千年長期同化後的總合體，內在的因素，可以表示我國民族即是國族，所以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是最合邏輯的理論。由此我們得的論述是：中國所要求的「民族自決」，是整個中華民族的自決，就是「國族自決」；我們要向一切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者「要求國族自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第一要義：「中國民族自求解放。」

二、民族自決與民族平等

民族主義的第二要義是：「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從中華民族誕生算起，自始我們即在這一最高的原則之下，以一貫的政策和行動，爭取全民族的解放。國父說過：「濟弱扶傾，是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扶傾濟弱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

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何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消滅……成一個大同之治。」「（見民族主義第六講）三民主義的民族政策是在扶助弱小民族的自決自治，是在求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這是很明顯的。總裁說：「我們對於邊地民族的同胞，要一視同仁，為他們開闢交通，便利往來，尊重他們的特有習慣，使他們起居供給方便，而對他們中間比較進步的分子，更要特別提攜他。」（詳見政治的道理）更何況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以及各地方政府，都是沒有民族界限地在羅致人才，肩起偉大的抗建責任。所以，在「民族平等」的最高原則之下，「民族自決」已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了。

我國自昔有一種偉大的民族統一政策，就是「夷」而中國者，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者，則夷狄之。」這種政策，有中心而無偏黨；重教化而泯尊卑。有中心，所以典章文教，不論異域；無偏黨，所以興滅繼絕，以柔遠人；重教化，所以雕題椎髻，正其衣冠；泯尊卑，所以賞罰進退，準於善惡。這個政策與帝國主義移民政策之屠城、殺家、滅國、絕世者，絕對相反。這種政策由古至今，傳統相承，設有變更。緝成現代的成語，就是黨綱中所說的「國內民族一律平等」與「扶助弱小民族」的意思。滿、蒙、回、僑、苗、瑯、僳諸族並生而不相害，昔謂之「四裔」。與漢族統一團結而不相悖，同仇敵愾，共存共榮；這就是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至於邊寇大寇，國奸叛逆，為國本計，政府自不惜磨礮撻伐，投逐放流之。古時逐三苗，放驩兜，懲荆舒，現在驅倭寇，懲叛逆，流流好，同一意義。這就是所謂「中國而夷則夷狄之。」「華夷分甸，而不分爵；恩及於善，罰施諸惡。王道坦蕩，無偏無私。」「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道理就在這里。中國民族自決問題的性質，不可與帝國主義者國內，「少數民族」的解放運動，同日而語。也就是這個緣故。

三、民族自決與地方自治

民族自決的基礎，是建築在互助原則上面的。同時，自決的實際表

現，在於自治。惟能自治，乃能自決；惟能自決，乃真自決。其所以自治呢？顯名思義，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行為，不受他人干涉的意思。吾人於此，固愛美詞，尤愛理；我們細一追求事實真相，嚴格地說起來，文化低落，風氣蔽塞的中國邊疆民自，是否完全具有這種自治的能力，我們不願像強調民族決者，那樣輕下斷語。但國內各民族自決自治的真實現，必有賴於中央政府；在文化上、經濟上、政治上之扶助與發展，則是當然的事實；不過互助的最高限度，不宜侵及自決的根本要義而已。然而當整個國家建設程序，尚未及到憲政時期，地方自治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國內各邊疆民族，自亦不能不取同一的步調。這是由於歷史性的決定，因為一個統一國家之內，必需如此的，我們知道：自治是自決精神的表現；民族是治就自民族自決的實際表現。就中國的特殊情形而言：國內各邊疆民族，就是幾個地方自治團體。地方自治團體自由獨立的程度問題，也就是民族自決權最高限度問題（詳後）。關於這一點，我的意見是：要民族自決，必待地方自治基礎工作的完成；而真正開始地方自治的時候，也就是各民族獲得自決的時候。換句話說：就是調政時期在提高各民族文化水準，培養各民族自決能力；憲政時期才是民族自決的時候。

四、民族自決與國家統一

民族自決，應以不妨礙國家統一為其最高準則。因民族自決，是國家政治問題的一部份，欲國內民族問題，在實際上得到合理的解決，必須在顧全國家統一底前提之下，來商榷它的底行動獨立至怎樣程度的問題，才是有效的解決方法。今日歐美國家處理的辦法有兩種：第一是分權制，第二是集權制；分權制適於民族、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紛歧複雜的國家；集權制則適用於民族、語言、宗教、風俗、習慣等單純的國家。以上兩種制度，都不適宜於中國國情。若採用集權制，抹煞了地方的特殊性，則削足就履，將貽政治上無窮的流弊；若採用分權制，又將破壞國家的統一。由於這種特殊環境的決定，和事實上的要求，

國父發明了均權制——即中央地方分權制。建國大綱第十七條規定在憲政開始時期，中央與地方的權限，採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時制宜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前面所說的民族自決權的最高限度問題，就是根據這個原則來定——以不妨礙國家統一為準繩。這樣中央與地方的權限既然顯然分開，那麼，國內民族問題，自然可以隨着整個國家，在政治上，同時得到正常有效的解決；就是中央政府不得抹煞或忽視各少數民族的特殊情況，侵害其自決的權力；而各少數民族亦不得因自決而妨礙國家政治的統一。所以中國國民黨主張「組織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就是這個意思。

五、民族自決與民族聯邦

有些偏執成見，專以製造階級為職業的人們，對於中國民族問題，提出了許多不合現實的錯誤理論；憑他們「運思獨到」的見解，竟會主張中國應該由統一的國家變成「民族聯邦」；這當然蘇維埃聯邦是最好的例子；他們只知道「蘇聯所行的民族自決，不但國內一切少數民族有建立蘇維埃共和國或自治區之權，並且可以發展其獨立的文化」。但是他們不看看中國的國情，不根本拿中蘇兩國國情來比較；這正像過去中國一部分人因見美國聯邦而富強，於是主張中國聯省圖強一樣的錯誤。國父在民權主義第四講裏面，對那班主張聯省自治者嚴正地申斥過：「德國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美國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他們那兩國都是聯邦，許多人以為我們中國富強，也應該學德國美國的聯邦。（當然這並不是民族聯邦——作者）……就是將本來統一的中國，變成二十幾個獨立的單位，然後再來聯合起來，這種見解和思想，真是謬誤到極點，可謂人云亦云，習而不察。……為甚麼要把向來統一的國家，再來分裂呢？提倡分裂中國的人，一定是野心家……」同樣我們可以證明，「民族聯邦」這類主張在中國是沒有存在的理由。不過，當他盲目抄襲別

人主義的時候，並沒有發覺他已經犯了時間性空間性變通的錯誤。可不，是麼？列甯氏就這樣說過：「若是某一國家的制度，愈近乎民主制度……則在事實上，愈加減少獨立運動的趨勢，因為就經濟進步而論；根據民衆的利益而論；凡是整個的一個大國，比較好些」。民族革命戰爭論）可見列甯氏的意見，也不是絕對的主張民族聯邦，而是看時與地的需，以作採用某種制度的最後決定。民族自決是我們所追求的。為求得這個問題的正確解答，從實事中以謀解決方法，雖是很重要，而對於錯誤言論的糾正，也有其必要的歷史性——我以為。

六、民族自決與國家至上

我國自鴉片戰爭以來，不平等條約的強迫訂立，一演再演，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也日甚一日，尤其是日本軍閥為求其侵略的實現，不惜用卑劣殘酷的手段，掠奪我國土，屠戮我同胞，所以整個現代史中，沒有一頁不是中華民族為求生存而與帝國主義奮鬥的血史。現在，侵略火焰方熾，歐洲與俄國，弱之民族受盡踐踏，不說；在東方，我們眼見越南又是法帝國主義者手裏轉入東洋魔鬼的血掌；即緬甸、泰國、荷印、等皆朝不保夕；我們不禁為弱小民族前途暗傷！因此，在今天自衛抗戰旗幟之下，我們的民族問題，是在於怎樣集中力量，統一意志；怎樣應付外敵，求得民族生存。說得具體一點：我們今天的民族問題，是對外的，不是對內的。而在這時期提出了「國內諸民族，都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有互相分立權利」帶有極嚴重的錯誤性！所以我國內民族問題的解決，「必有特於此次抗戰之獲得勝利；蓋惟根於自由意志之統一與連合，乃為真正之統一與連合，在未獲得勝利以前，吾境內各民族，惟有同受日本之壓迫，無自由意志之可言。」（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以，目前我們惟有在「國家至上」正確的目標下奮鬥。

論武備與民族精神

陳錫禹

在戰爭爆發前的局面，是談不到公理和信義的。只有堅銳的槍砲，一般的兵，才敢多保衛自己，制服別人的國家。但，理論雖然如此，事實却不能相行。在近代列國的戰史中，顯然證明實踐這理論結果的失敗。像法國的拿破崙，他的用兵非不神祕，武備非不充足，也曾打倒了奧薩、英奧、俄奧、普俄、英奧五次的同盟軍，支配了歐洲大陸各國，封鎖了英國的經濟。但結果這是不免逃亡慘死。德國的皇帝威廉第二，在戰爭的初期，東向打倒俄國、西向創傷法國、南向侮辱意大利，三國的兵皆被打得落花流水。然而大勢所趨，結果不免陷入拿破崙的覆轍。這是甚麼緣故呢？原來用兵的道理，好像配製炸藥一樣，如果不小心，就要被炸死的。又如象欲阻礙火車的前進，用象鼻去抵住火車頭一樣的危險。堅銳的槍砲，和鐵一般的兵，雖然是立國不可少的要素，但是用途却有差異，如果用法侵略別人的國家，殘殺無辜的民衆，自私自利，這樣就只有殘殺自己，自投羅網。如果是用來抵抗侵略者，求自由平等，那不但自己可以得到安全，甚且可以殺敗敵人。可是能够侵略別人的軍備，當然是勝人一籌。以一個營養不充足的病夫，怎能够打敗一個壯強的大漢呢？倘若我們加以探討這問題就不難懂得的。荀子的論兵篇不是說過嗎？「用兵之道，貴以登民。」就是說：用兵的道理，重在團結民族精神，有了民族精神，就可勝過侵略者的武器，沒有民族精神，或毀滅地方的民族精神，則必趨於敗亡。拿破崙和威廉第二的失敗，就是自己沒有民族精神，且毀滅掉別國的民族精神所致。

我們試以日俄中日諸戰役為例來說明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他們的衝突，雖然是因利益所致，但是日本不致因武備不及蘇俄而讓步。可是俄人竟得寸進尺，既背了撤兵的信約，且欲迫朝鮮，使日本人忍無可忍，遂與他一死決戰。於是愈打愈勇，前仆後繼。結果，俄軍

不免慘敗，而於美國的托查斯簽了喪權辱國的條約，而損失了許多領土。

日本人於是得意忘形，以為偌大的帝俄，尙能一摧即倒，何況積貧積弱的中國。甲午的中日戰爭，中國的弱點不是盡數無餘嗎？雖然從「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竭力整頓，但以其數十年的積蓄，中國是望塵莫及的。如論其飛機的數量，火力的射程，機械化的軍隊，體格的壯健，迂迴的戰術是遠過我們，所以當發動「七七」事變之初，他們驕傲地說：「只要四個月，就可以使中國屈服。的確，他們的如意算盤實在算得準確，可惜，却差了一件，忘記加上中國民族精神的力量呢！他們只知道滿清曾被他們屈服，却不知道滿清是一個孤勢的政府，後面是無可依靠的；而現在的中國政府，後面有的是四萬萬五千餘的民衆。他只知道大和族有過團結一致，勇往直前的精神；却不知道日俄的戰爭，日本是從死裏求生存的，而今日的中日戰爭，中國正像是當時的他們，他們正如當時的帝俄。

然而，一個民族的精神何以有時振興有時不振興呢？因為侵略者的心理，只顧一己之私利，把人民的性命拿來當做換取高官厚俸的犧牲品。螻蟻尚且偷生，何況萬能之人類呢！所以，暴敵這次的侵略行動，很引起他們老百姓的反抗。於是他們不得不舉行威迫利誘的手段，一方面竭力高壓，一方面却縱其任意強姦搶掠區的婦女，劫奪財產，無所不爲。更將把打仗所吃虧的怨憤，移在我們的老百姓身上！所以每一淪陷過的城市，不論老小，都要被他們殺得一個痛快，鄉村的房屋，幾乎沒有一間完整的，同時更利用慘無人道的飛機，在後方肆意狂炸。老百姓之死於無辜的不知多少！然而樂生是人們的天性。譬如火的燃燒，必定向着乾燥的燃燒料，水的漂流，必定向着低下的地面，道理是一樣的，與

其坐以待斃不如和他們拚命，還有倖免的希望。因此，不自然而然地，四萬五萬千餘萬的大中華民族，同着志向，同着目標，溶合了精神，集中了力量，而給敵人致命的打擊。這是敵人所未料想不到的。

我們再舉出事實來證明。前年末，廣東潮安縣屬的楓溪鄉，這鄉里的老百姓不過二萬人，把守這地方的國軍只有一連，而敵人則用了一千名機械砲兵，三架飛機，三輛坦克車，猛烈地進攻，數小時後，眼看得國軍已犧牲了一半，幾乎將被淹滅了，於是鄉民皆振臂起來，長老和富戶相繼發下了緊急的命令說：「有人能夠幫助國軍活捉一個日兵的，賞一千元；殺其首級來獻的，賞五百元；不幸而犧牲了，撫卹五百元；被傷而殘廢的，撫卹三百元，以後按月給與養費。」一會兒，響應的鄉

戰地來信

前本校職員劉貽往先生自上高致書初一部阮主任，備悉倭寇在南昌近况甚詳，閱後即知倭寇，兵源困乏，民氣頹喪，確距崩潰之期不遠，特為披露，以饜讀者。

人聚集五六百人，有的帶着手槍，有的括着土砲，甚且有挑着石塊的。於是聯合國軍，分成左右翼中三路，左右則分兩路潛伏，中路則假裝退却。敵人以為我國軍真的敗了，乃驅軍直入；忽然霹靂一聲，三輛坦克車皆墜入陷阱，被地雷炸得粉碎。正待走回，而退路已被切斷，中路的隊伍轉回來打，兩旁唐師砲排的機關槍和石頭如雨般的向敵人打去，一時敵人措手不及，竟被打得落花流水，掉頭鼠竄。中國從開始抗戰到現在，每次打勝仗，雖各有各的原因，但無不出於老百姓的協助。所以敵人深陷泥淖的原因，在於自己失掉了民衆的信仰，和我全民一致的奮鬥，死裏求生的原故。

這樣看來一個國家，只要民族精神能保存，他是不會被滅亡的。...

編者識

十一 中 素 誌

十一中素描

——中國國民黨直屬國十一中區黨部初級組徵文第二名——

紫 照

在資潤公路的末段一個荒僻的鄉村裏，有着一個數千流沙青年集會的大本營，那就是新生的國十一中，牠是廿八年秋季產生的，爲着挽救抗戰數年來流離失所的青年及長沙大火後無處投奔的學子，才產生了牠來；因處的時代和環境的不同，牠是受盡了艱難困苦在血汗中掙扎長成的，當我們的楊校長受命創校後，便開始籌備，那時千頭萬緒，一切均感困難，然而我們的楊校長是個堅忍而才能過人的人，一心抱着要拯救青年，便摒除一切困苦，從事籌備，舉辦招生事宜，同時還親自至各縣尋覓校舍，不到五月，新生的國十一中便告成立，爲了要適合抗戰的需要，竹園寺更成了國中的校址；這裏風景秀麗，左倚雪峯山，右瀝資水，沒有一點都市的氣習和喧嘩，是一個清靜天然的美的境地，一個學校能設在這裏，真可算是讀書的天堂了，我們的學校是負有抗戰建國的偉任，所以處處都能與抗建配合，訓練出一批良好的青年來，以備國家將來的應用，正像一大層爐裏的生成，要經過一番製造去揮淫渣而使之成爲純鋼，所以嚴明而實用的忠誠切實勞動便成爲主臬了。

校中爲着要養成我們的勞動習慣並改進生活營養起見，所以各部都設有生產勞動的訓練，廣大的農場，一切工作如播種勸土時菜等都由同學互相擔任，課餘時也付搬柴運米，雖在炎炎的烈日下或淅瀝的風雨中，這些工作仍是不懈的舉行，就是先生也隨時指導或幫助，從聽不到一句埋怨的話，這種師生間雍容和協相親若父子兄弟的態度校別校至少是有過之無不及的，本校的同學大多來自戰區，且多是受盡敵人的威脅，虎口餘生，心中都燃燒着仇恨的火種，存着努力求學就是復仇的先期工作的決心，所以特別檢點自己的行動，嚴策自己，一心向着復興民族的道路上走去，忘却了任何艱苦，堅忍的奮鬥，以辦也好，曾阻也好，總是

頭頭苦幹，以求將來永遠無限的快樂幸福與自由。

當天課餘以來的時候，鈴聲或說聲便毫不吝氣的響了，這時誰也不願再在牀上就榻了，寢室裏馬上由沉寂的靜而變成激烈的動，像夢醒的海洋捲起一陣緊張的聲浪，一切開始活動了，青年的一羣熱騰騰生命火燄更激烈的開始動了，十分鐘後，急驟的鈴聲在響了，接着又是強響的叮聲在催促我們集合，馬上我們像海軍戰士般的實行紀律爲誓的陣容，更嚴戰守由靜守而趨向反攻似的緊張，挺着胸膛如臨大敵的向操坪跑去，即刻操坪中便填滿了一羣生氣虎虎的青年，主任簡短而明晰的報告完了，跑步開始，擦擦的跑步聲，雄獅般怒吼的一二三四充滿了原野，那時初升的旭日，發出熱烈的光線，曉風徐徐的吹拂着我們，使我們感到意外的舒暢和快慰，隊形解散了，一切都平靜了，在田塍、土堆上、石級上、教室中，只看見一個個拿着書在細讀，這時所聽到的只是朗朗的書聲，這種情形常常是不亞於考試的前夕，早飯後，接連着的六節功課，一直到下午四時，上課時，先生在拉長嗓子，興趣勃勃的指手畫腳的講着，同學就睜着眼睛昂着頭在聽，好像要將先生的每一句話都聽進去，小心翼翼的怕溜走了一點話屑子，這些活像一個照相師在喊着看這裏，不要動的神氣，還有些在拚命的讀着讀着讀着讀着讀着讀着讀着讀着，也有二三個瞌睡一睡一眼的坐着聽，還是使勁的往上聽，想將睡魔趕走，有時甚至挺着身子縮起來聽，是這樣的這一本書進那一本書出，長子先生進矮子先生出，一直到下午四點鐘才鬆了一口氣，操場上便活騰騰一些健將，「拍拍」「派思派思」是這樣歡呼着，努力的奔馳着，發揮着高度的戰鬥力，……黑幕慢慢的拉下來了，夕陽收斂了，最後一道光芒，教室裏的植物油燈也發出了黃光，鈴聲又響了，同學都紛紛的走

教堂，鈴止聲靜，四人在一盞油燈下埋頭工作，談話的很少，有時只聽到「二句一喂，請你告訴我一個題目，」聲音還是那懶懶的，只偶爾傳來幾聲荒村的犬吠和山寺悠揚的鐘聲，來衝破這夜的沉寂，寢鈴響了，才帶着依戀的心情去寢室作一天的總休息，是這樣緊張的局面過了一天又一天，……有時爲了校長要練習我們的大集合，便每隔三週去大禮堂舉行聯合紀念週，這大禮堂雖不是高樓洋泥地，然而從那一件簡單樸素的黃毛披風和白便服高(草頂粉藍)，裏面高懸着的創造新生命的大扁額，各科學家的像，總裁的笑容可掬的遺像，這有條理而又藝術的佈置，也就足夠尊嚴而堂皇了，這一天是全校同學聚集一堂，先生也都全體出席，只要聽到教官的一聲立正，在入口處走進一位矮胖空頂頭，整齊筆挺的中山服，足踏蒙：的皮鞋，儀表是那樣的慈祥，態度是那樣的英武，那便是我們尊敬的楊校長，儀式完畢，校長開始講演，清晰的詞語令人動聽的材料，滔滔不絕的講着，緊張時，全場肅然，有時毛孔都豎立着，我們像受洗禮的教徒，凝聽着牧師祝福似的靜穆着……。

我們學校的校本部，設在資水對岸山上遊社，屋式是大的古廟，經過修理後，也就够幾十個職員的住宿，那裏風景秀麗幽雅，俯瞰各部，歷歷在目，全村阡陌連綿，竹樹野花漫山遍野，資水緩緩的流過，魚舟款乃，真是一副天然的圖畫，從校本部向上走，越過小山，便到了初一部分舍上陽祠，校舍是建在叢林中，雖說不大，但也足可容二百多人，面對着崔嵬的雪峯山和一帶遼廓的土嶺，清澈的資水橫在眼前，那微默的面上，常有鄉姑在洗濯，沉重的磨聲時而聞到，像這樣的境界委實是讀書勝地了，從竹筒到甬祠，初二分舍，須經過許多曲折的山路，渡過資水，一棟白色的房子便呈現在眼前，守衛的兩隻石獅子老是張着口坐着，從門口向前走有一道光滑的石橋，站在石橋上看着天邊的雲霞，聽着潺潺的流水聲，偶然微風掀起一陣輕微的波浪，反照着雲彩，像錦

女團勵履的奇服，這一切的一切都能惹起我們無邊來和的美感，從竹筒塘新街穿過一叢樹林，便看到一所古老的灰白色房子，大門是新油漆的紅色，特別令人注目，這便是女生部的所在地——十下陽祠，出門便有一大片草堆，旁邊有參天古老的松柏，且有些椅子般的石頭，坐在那裏看書或和知己談心，擬然置身在公園中，够愜意的，右側有一口小塘，水是碧綠的像秦淮河一樣的綠，高中部是設在和女校，牠的右邊是唐園——初一部，包圍牠的是些田塍阡陌，當春風和煦的時候，只要徘徊在田塍上，清風送來異樣芬香，看着馬路上奔馳的汽車，思想也可隨着蕩揚，中心運動場設在高中部後面，運動設備相當完全，中山室在場的右邊，裏面分俱樂部圖書室，爲着要便先生有消遣地，特設了教師俱樂部這樣師生同樂的情形是够人回味的。

醫院組也很完善，雖然不及協和湘雅，但也可算是一級小醫院中的典型了，這裏聘請了學識充足經驗豐富的醫生，殷勤的護士小姐，若當黃昏作飯後散步的時候，可聽到×小姐清亮的歌喉或口琴的獨奏，偶爾探養的同學精神興奮時很會來幾句悅耳的西皮！……

圖書館現有書萬餘冊及各種報章，當你去看書時，若不是來往的人都佩着國中的證章，你會疑心是到了都市裏面的大圖書館。

散步在馬路上常看到一些小孩向小先生行禮，紀念週時也有穿便服的學生的參加，無拍節的抗戰歌曲也常會在小孩的口中唱着，有那便是國中辦民衆小學的成績，現在在馬路旁又在興建社會教館，將來的社會事業定更會驚人的。

竹筒塘這偏僻的鄉村，雖已抗戰了年幾，但聞不到一點火藥氣的，還是一樣的頹廢，現在是進步了，到處充滿了新生的姿態，確已走上了新生的大道，這開路的先鋒是誰呢？老實說來，就數是國十一中

資慶月刊

資慶月刊

學校簡訊

- ▲廿九日，本校慶祝新年，放假二日，上午八時半升旗，九時開軍事訓練，十時舉行慶祝儀式，團拜，及中山堂落成典禮，下午二時本校區黨部在中山堂招待河師及本校教職員，四時教職員聯誼會舉行足球比賽，六時表演遊戲。
- ▲二日本校教職員放假，舉行掃墓及防空展覽，計劃河師及本校師生，和鄉康士紳，本校黨團代表，來賓約五百餘人，下午演海獅，情況熱烈。
- ▲七日國立育專校長程瑞麟先生蒞校參觀。
- ▲十一日在人體軍舉行國父紀念會，及第四屆畢業典禮，十二時畢業生在大禮堂聚餐。
- ▲十二日軍事訓練由成都搬運化學儀器及生物標本返校。
- ▲十四日下午二時黨部召開執行委員會議，並舉行新黨員宣誓。
- ▲十八日下午四時本校區黨部青年團宣誓月刊社宴請各負責同志及編譯委員，以資聯歡。
- ▲和康鄉忠烈祠落成，及照士神王陞祀，校長及黨團代表前往參加，並贈贈「精忠報國」四橫字匾一方，以旌忠烈。
- ▲十九日本校奉到教育部電訓國文算學兩科試卷。本校立即將試卷裝齊快郵呈閱。
- ▲廿四日本校公佈初七八兩考次升學考試，計考錄馮在山等四十一名。
- ▲廿八日上午九時在大禮堂舉行寒假休業式，自本日起各部學生辦理離校手續。
- ▲卅一日校長因公赴武岡。
- ▲二月二日出納組長侯寅明詳報照准，遺缺調訓導組長郭文鶴繼任，本日辦理交接。
- ▲十一日校長由武岡公畢返校。
- ▲十七日本校軍訓教育全體奉調赴滬受訓，本日首途。
- ▲十八日本校區黨部寒假流動演講團本日往栢溪曾家院子表演話劇，到民衆三百餘人。
- ▲十九日上午九時召開貧金審查會。
- ▲本校區黨部寒假流動演講團本日往荷葉塘劉家院子表演話劇，到民衆二百餘人。
- ▲廿二日本校區黨部寒假流動演講團在竹篙塘忠烈祠表演遊戲，到民衆五百餘人。
- ▲第十軍砲兵營行經本地，本校及區黨部分團部派員前往慰勞，當贈送豬肉五十斤，蔬菜二十石，下午該營方佐與本校學生舉行籃球友誼比賽。
- ▲廿三日上午八時舉行始業式，並在大禮堂考試新生。
- ▲廿七日本日榜示考試新生及插班生，計取錄廿二名。下午三時教育部向視察員世南由渝赴來，至湘教育廳交涉收容湖北及港滬退出之學生，由竹篙塘經過，便道來校視察，校長陪同巡視一週，當即乘車來來。

資聲月刊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發行人 楊甫康

編輯委員 (以姓氏筆劃爲序)

王鑑大 李鳴非 何滿齋 侯根生 胡彥球 馮意農 蔡次薛 劉銘編 劉星川 劉永海 魏壽龍 謝國慶

發行所：資聲月刊社

印刷者：邵陽中央日報社

代售處：中國文化服務社邵陽分社

邵陽竹篙塘國立十一中學

邵陽竹篙塘和康書店

購訂辦法	冊數	價目
零售	一冊	一角五分
半年	六冊	一元五角
全年	十二冊	三元

(內含郵費)